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零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二)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二)

著 俄 羅
譯 丹 李 于 方

漢譯世界名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二卷 沈淪

一 步行終日後的黃昏

在一八一五年十月的初旬裏，距日落前約一點鐘，一個徒步的人走進了那個小小的狄涅城。那些稀落的居民，在他們房子的門口或窗前，用一種不安的心情瞧着這個旅行者。碰見一個比他更虛縷的過客是很不容易吧。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短小強悍，正在壯年。大約有四十六或四十八歲。一頂壓齊眉心的皮簷小帽把他那個汗流浹浹被風日所炙的臉遮了一部分。領上扣着一只銀鐮的那件黃色粗布襯衫露出了一片毛髮蓬茸的胸部；他的領帶已經紐成和索子一樣的了；一條藍綿布的褲子，已經破舊磨光了，一只膝頭成了白色，一只膝頭有了窟窿；一件破舊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兩只手灣上，補着一塊用麻繩縫上的綠呢布；背上有一只裝得很滿束得很緊簇新的行

軍囊，手裏抓一根多節的粗棍，一雙沒有襪子的腳籠在兩只釘鞋裏；光頭，長鬚。

汗，熱，奔走，塵土，在這個頹喪的人身上加了一種無可言狀的醜態。

他的頭髮是剃平了的，但是已經倒豎起來了；因為牠們開始長了一點，還好像多時沒有修似的。

沒有一個人認識他，他自然祇是一個過客。他是從何處來的呢？從南方來的。從海濱來的，或者。因為他進狄涅城所走的路，正是七個月以前皇帝拿破崙從伽內到巴黎去的時候所經過的路程。這個人一定整整地走了一天了。他的樣子顯得異常地疲乏。許多住在下城的舊區裏的婦人看見他在加桑弟 (Chassagny) 大路的樹底下歇了步，又在曠場盡頭的那個水管裏喝了水。他一定是渴極了，因為追着他的那些孩子們看見他在兩百步以外的那個小菜場的水管下面又停下來喝水。

走到了巴許飛街 (rue Poichevert) 轉角的地方，他向左轉，向着市政廳走去。他進去了，一刻鐘之後又走出來。一個警兵坐在門旁的石櫓上——三月四日毒倭 (Drouot) 將軍 (註一) 立上去向狄涅驚魂不定的民衆讀庶安 (Tadé) 海灣 (註二) 宣言的那條石櫓。那個人脫下他的小帽，深深

地向這個警兵行一個禮。

警兵不答他的禮，仔細端詳他一回，眼光還跟着他過了一程，就走到市政廳裏去了。

那時候狄涅有一所華美的旅舍，叫做「可耳巴十字架」(La croix-de-collas)。這個旅舍的主人是蛇甘拿巴爾(Jaguin Labarre)城裏的人都認爲這個人是另外一個拿巴爾的親屬，另外那個拿巴爾在格蘭羅布(Grenoble)開着三太子(Trois-Dauphins)旅舍，並且做過鄉導。(註三)大家都知道貝爾特朗(Bertrand)將軍喬裝車夫，正月裏在一帶地方往來多次，把榮譽十字章分給兵士，把一握一握的拿破崙(註四)分給士紳們。實在的情形是這樣的：皇帝走進了格蘭羅布的時候，不肯住在省長公署裏，他謝謝那位市長，說道：我要到一個我認識的好漢家裏去住；他就到三太子旅舍裏去了。這個三太子旅舍的拿巴爾所得的榮耀一直照到二十五里以外的那個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拿巴爾。城裏的人都說他是格蘭羅布那位的堂兄弟。

那個人向着這個旅舍走去，牠是這一帶地方最好的一個。他走到廚房裏，廚房的門開出去就是街道。所有的竈都升了火，一大盆火在壁爐裏炎炎地燒着。那個主人，同時也是頭目，從竈心管到

鍋蓋，正忙着照顧爲許多車夫所預備的一頓晚餐，他們的笑聲和談話的喧噪聲都從隔壁的房間裏送出來。凡是旅行的人都知道再也沒有人比那車夫吃得更好了。一隻肥碩的土撥鼠穿在一把長釵上，一邊一串白竹雞，一邊一串雉山雉，在熾火上面轉着；爐子上面烹着兩條樂愁 (Lauzet) 湖的青魚和一尾阿綠茨 (Allor) 湖的鱸魚。

那個主人聽見門開了，又走進一個新客人，兩隻眼睛仍舊望着爐子，不抬起頭來，說道：

——先生要甚麼呢？

——吃和睡，那個人說。

——再容易也沒有了，那個主人回答說。在這個時候他把頭轉過來了，目光射着那個旅客，他又說道：……要付錢的呀。

那個人在他的布衫袋裏抽出一只大皮包，答道：

——我有錢呢。

——那末，我就來招呼您，那個主人說。

那個人又把錢包塞在衣袋裏，取下行囊，擱在門邊的地上，把木棍留在手中，去坐在火旁的一張矮櫈上。狄涅在山上，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但是，去了又來，來了又去，那個主人總在端詳這個旅客。

——馬上有東西吃麼？

——稍微等一會兒，那個主人說。

那個新客人正轉過背在烘火的時候，這位像煞有介事的旅舍主人從衣袋裏抽出一支鉛筆，又在窗台旁邊小棹子上留着的一張舊報紙上扯了一只角下來。在那個白的紙邊上，他寫了一兩行字，把這張破紙頭摺好，並不封，交給一個同時做他的廚房夥計和傳遞人的孩子。那個旅舍主人在小夥計的耳邊說了一句話，這孩子就朝着市政廳的方向跑去了。

那個旅客完全沒有看見這件事的經過。

他又問了一次：——馬上有東西吃麼？

——稍微等一會兒，那個主人說。

那個孩子回來了。他帶轉了那張紙。那個主人急忙把牠打開。好像一個等候消息的人似的，他彷彿細心地讀了，隨後又點着頭，沈思了一會。他終於朝着那個心志似乎不大事靜的旅客走上一步。

——先生，他說，我不能毅接待您。

那個人從他的坐位上坐直起來一半。

——怎麼您恐怕我不付錢嗎？您要不要我先會眼呢？我有錢呢，我替您說。

——並不是爲這個。

——那末爲甚麼呢？

——您有錢……

——有，那個人說。

——但是我，那個主人說，我沒有房間。

那個人和氣地說：——把我放在馬廐裏就是了。

——我不能殺。

——爲甚麼呢？

——那些馬把所有的位子都佔去了。

——那末，那個人又說，頂闊上面的一只灣角裏也可以。一捆草就殺了。我們吃了飯再看吧。

——我不能殺給飯您吃。

這種有分寸而堅硬的表示對於那個生人是嚴重的了。他立起來。

——呀！這纔笑話！我快餓死了，我。太陽出來，我就走起。走了十二里而（註五）的路程。我並不是不付錢。我要吃呀。

——我沒有一點東西，那個主人說。

那個人放聲大笑，轉身朝着那些爐竈。

——沒有東西！那些是甚麼呢？

——那些東西都是有客人定了的。

——誰定的？

——那些車夫先生定了的。

——他們有多少人？

——十二個人。

——這裏有二十人吃的東西。

——牠們都是定了並且付了鈔的。

那個人又坐下去，說，並不提高嗓子：

——我已經在這客棧裏，我肚子餓了，我不走。

於是那個主人屈身到他的耳邊，用一種使他吃驚的口吻說：——請您走。

那個旅客在這時候彎下腰去了，用他棍子的鐵梢撥着火裏的紅炭，他驀地轉過身來，正要開口反駁的時候，那個主人定睛地望着他，始終低聲地說：——聽吧，閒話已經說罷了。您要我說出您的名字嗎？您叫常華尙 (Jean Valjean)。現在您要我說出您是甚麼人嗎？您進來的時候，我看見

心裏就有些疑惑，我已經派人到市政廳裏去過了，這就是那裏的回信。您認識字嗎？

一面這樣說，一面他把那張完全打開了的，從旅館跑到市政廳，又從市政廳跑到旅館的紙送給那個生客看。那個人，在紙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停了一會不響，又說道：

——無論對甚麼人我素來是客氣的。請您走吧。

那個人低下頭，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行囊，走了。

他沿着那條大街走去。好像一個受了侮辱，愁腸寸斷的人，靠緊牆壁，信步地往前走。他的頭一次也沒有回轉過。假使他回轉頭來，他就會看見可耳巴十字架的旅舍主人立在門限上，他旅館裏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都圍着他，指手畫腳，放肆地談論；並且在這一堆人的疑慮和恐怖的目光裏，他還可以猜見他的出現不久就要變成滿城風雨。

這些事，他完全沒有看見。心情頹喪的人總是不朝後面看的。他們祇覺得惡運跟着他們走。

他走了一些時候，不停地前進，信步穿過了許多不認識的街道，忘了自身疲乏，憂鬱的時候常有這樣的情形。忽然，他覺得餓得難熬。夜色又逼近了。他向他的四周望去，想發現一處棲身的地方。

那個壯麗的旅館已經予以閉門羹了；他尋一所很卑賤的酒肆，一所很貧窮的陋室。

恰好在那條街的盡頭燃着一盞燈火；一枝懸在鐵柱上面的松枝影被黃昏時候慘白天色襯着。他朝那兒走。

那裏的確是一爿酒肆。就是在蛇弗 (Chauffau) 街裏的那家酒肆。

那個旅客停了一會，從玻璃窗看到這爿酒家的矮房間的內部，棹子上面的一盞燈和壁爐裏的火卻燃着。幾個人正在那裏喝酒。老闆也烘着火。火焰把一只掛在爐鉤上面的鐵鍋燒得騰沸作聲。

這家酒肆，也是一種客棧，有兩扇門進出。一扇朝街，另外一扇開出去就是一個小小的充滿了糞土的院子。

那個旅客不敢走朝街的那扇門進去。他溜到院子裏去，又停下腳來，再小心翼翼地提起門門，把門推開。

——那邊是誰呀？那個主人問。

——一個想吃晚飯，寄宿的人呵。

——好的。這裏可以吃飯也可以住宿。

他就走進去了。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轉過頭來。那盞燈照着他的那一面，火照着他的這一面。大家都端詳了他一會兒，當他解下他行囊的時候。

那個老闆向他說：——這裏有火，晚餐也正在鍋裏煮着。您來烘烘火吧，夥計。

他走去坐在爐邊，把他兩只被困憊所傷的脚伸在火的前面；一陣馨芬的味道從鍋子裏衝了出來，從他那頂壓到眉心的小帽下面所能分辨出來的面貌祇是一種模糊的適意的神氣，又含着另外一種因多年辛苦得來而動人矜憫的神情。

并且這是一副堅強的，有毅力的，憂鬱的側影。這種像貌的組合是很奇怪的；起首看來彷彿是謙微的，看到後來又彷彿是莊嚴的。眼睛在眉毛的底下炯炯發光，正像荆棘叢中的一堆火。

但是在那些圍着棹子坐下的人裏面，有一個是魚販子。他在走進這家蛇弗街的酒肆以前，曾經到過拿巴爾家中了，去把他的馬送到廄裏。早晨他又偶然碰見了這個面目猙獰的生人在阿四

灣 (Bris d'Asses) 和…… (我已經忘了這個名子，或者是愛斯苦白塊 Feconblon) 之間走着。碰了那個人的時候，他就要求讓他坐在馬的臀上，他已經顯得非常疲困了；那個魚販子卻祇加鞭走了。半點鐘以前，這個魚販子也是圍着蛇甘拿巴爾那堆人中間的一個，並且他親自把這天早晨不痛快的邂逅告訴了可耳巴十字架的那般人。他從他的位上對着那個酒肆的老闆做了一個暗號。酒肆老闆就走到他的身邊。他們彼此低聲地說了幾句話。那個旅客又在推想了。

那個酒肆的老闆回到壁爐旁邊，突地把手放在那個人的肩上，向他說：

——你一定要離開此地。

那個生客轉過身來，低聲下氣地說：

——咳！您知道嗎？

——我知道。

——他們把我從那個旅舍裏攆了出來。

——又要把你從這兒驅逐出去。

——您要我往甚麼地方去呢？

——往旁的地方去。

那個人拿着他的棍和行囊，走了。

他出門的時候，有幾個從可耳巴十字架跟起頭又好像是在候他的頑童向他拋着石塊。他狠地回轉來，揚着棍子要打；那些孩子就好像一羣小烏四散了。

他走過監獄。在那個門上，垂着一根鐵鍊，連着一口鐘。他就打着鐘。
一個小牆洞開開了。

——看監牢的先生，他說，一面恭恭敬敬地脫下他的小帽，您可能假把牢門開開，讓我住一夜呢？

一個聲音回答說：

——監牢又不是客棧。您去叫人捉住您。這門就爲您開了。

那個小牆洞又關上了。

他走到一條有許多花園的小街。其中的幾個祇用籬笆圍着，這樣可以使街道有生氣一點。在這些花園和籬笆的中間，他看見一所祇有一層的小房子，籬子裏面有光透出來。他從這個玻璃窗子看進去，正好像他在酒肆的前面所做的。裏面是一大間粉白的房間，有一張鋪着印花竹布臥單的牀，屋角裏一只搖籃，幾張木椅，牆上掛着一支雙管槍。屋子的中間有一張擺着食物的桌子。一盞黃銅燈照着那塊潔白的大布檯毯，一只滿盛着酒燦爛如銀色的錫壺和熱氣騰騰的乳黃湯碟。在這個桌子旁邊的有一個四十歲左右，和顏悅色的男子，膝上坐着一個孩子，搖動膝頭，由他跳躍。在他的身旁，有一個年紀正輕的婦人，哺着另外一個孩子的乳。父親笑，孩子笑，母親也微微地笑。

那個異鄉的人在這樣一種溫柔寧靜的景物前面出了一會神。他心裏想着甚麼東西呢？祇有他自己纔能說出來。也許他想着這樣一個快樂的家庭應當肯留客住吧，在他看見如許享福的這個地方，或者他也尋得着一點惻隱之心吧。

他在玻璃上很輕地敲了一下。

沒有人聽見。

他敲第二下。

他聽見那個婦人說：——我的男人，好像有人敲門。

——沒有，那個丈夫回答。

他敲第三下。

那個丈夫立起身來，拿着燈，走到門前，把門開了。

他是一個身材高大半農半工的人。身上圍着一件闊的皮圍巾，直到他的左肩，一只鐵鎚，一條紅手帕，一只火藥匣，腰帶裏袋着各式各樣的東西，在他的肚子上突起來。他的頭朝後仰着。那件大的敞開的翻領襯衫把他那只壯牛一般的白皮光頸露出來。他有濃厚的眉毛。黑而長大的鬚髮，眼睛不深，臉的下部，尖而突出，在這樣的相貌上，有一種其樂融融的神氣，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情。

——先生，那個旅客說，請您原諒我。假使我出錢，您可能殺給我一盆湯，讓我在這園中棚子裏的一只角上睡一睡。請您說，您可以嗎？假使我出錢？

——您是誰，那個房子的主人問。

——那個人回答說：——我是從壁麻松 (Puy-Moignon) 來的。我走了一天整的，走了十二里而的路。您可以嗎？假使我出錢？

——我並不拒絕留宿一個好好的而又肯付錢的人，那個農人說。但是您爲甚麼不到客寓裏去呢？

——那裏沒有位子了。

——笑話！決沒有這回事。這又不是商場的日子，又不是市集的日子。您到過拿巴爾的家裏沒有呢？

——到過的。

——怎樣呢？

那個旅客強勉地答道：——我不知道，他沒有接收我。

——您到過蛇弗街的那個東西的家裏沒有呢？

那個生人更感困難了。他半吞半吐地說：

——他也沒有接收我。

那個農人的臉上即刻露出疑懼戒備的樣子，從頭到脚地看着這個新來的人，他忽然用一種戰慄的聲音喊着說：

——難道您就是那個人嗎……

他又在這個生人的身上看了一眼，向後退了三步，把燈攔在棹上，取下他牆上的槍。

聽見那個農人說：「難道您就是那個人嗎……」那個婦人也立起來了，抱着她的兩個孩子，急忙躲在她丈夫的後面，驚慌失措地瞧着那個生人，露着頸子，張開眼睛，低聲地說：野貓。

這些動作的經過比較我們用來想像牠的時間還要短些。好像察驗一條毒蛇似地，把那個「人」察驗了一番之後，那個屋主回到門前，說道：

——滾！

——求您做做好事，那個人又說，給我一杯水吧！

——給你一槍！那個農人說。

隨後他猛地把門關了，這個人祇聽見推兩條大門門的聲音。過了一刻功夫，百葉窗也關上了，一片上鐵門的聲音直達到外面。

天色更黑了。阿爾帕山中的冷風吹着。在太陽沈落後的微光裏，那個無家可歸的人遠遠地看見在街邊的一只園中，有一棟茅屋，彷彿是草泥造的，他打定主意，越過一排木柵，走到那個園裏。他朝着那所茅屋走去；牠的門祇是一個狹而很底的洞，正和築路的工人在道旁所架的那種房子一樣。他一定以為這實實在在是一個築路工人的房屋；他正感着飢寒的難受。雖已不再希望得着食物，但是至少這是一個避寒氣的地方。這種房子在晚上是常常沒有人佔住的。他伏身躺下去，溜到那個茅屋裏。那裏面還暖，並且有一架鋪好的草牀。他在這牀上躺了一會，不能動彈一下，他的確是太困了。隨後，因為他背一個包裹不方便，並且這又是一個現成的枕頭，他就開始把一根皮帶解下來。正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一片粗暴的惡聲。他抬起眼睛一望，黑影裏，在那茅屋的洞門口顯出一只龐大的狗頭。

那原來是一只狗窩。

他自己本是強有力并且勇猛的；他拿起他的棍子當作武器，拿着行囊當作藤牌，好好地從那只狗窩裏逃出來，祇是他藍縷的衣服更加撕破了。

他又走出花園，逼着祇能朝後退，運用那些棍術教師所稱爲「覆玫瑰」的棍法，去制伏那只狗。

當他費盡氣力，超過了那一排木欄的時候，他又到了街心，孤零零一個人，沒有棲身之所，沒有蔽風雨的地方，連那只草牀和不堪的狗窩裏也不容他涉足，他就任自己「落」在一塊石頭上——並不是一「坐」在那塊石頭上——一個過路的行人彷彿聽見他唸道——我連狗也不如！

一會他又立起來，往前走。他出了城，希望能穀在田裏找着一株樹或是一捆乾草，可以在那裏歇宿。

他這樣走了一些時候，始終垂着頭。等到他覺得自己和那些人居的地方相隔遠了，他纔抬起眼睛，向他的四周探望，他到了一丘田裏，在他的前面，有一個小丘，上面覆着齊地割去的麥根，在收穫之後，好像是修光了的頭。

天邊已經是全黑的了；這不僅是夜色的黑暗。還有極低的雲層，彷彿就壓在這小丘的嶺上，隨後又漸漸升高，滿天都佈到了。但是，因為月光正要出來，並且在穹蒼裏還飄着一點暮色的餘光，這些雲朵在天頂上構成一種白色的圓空，一線微光就從那裏射到地面。

所以地面比較天空還要亮一些，這種景像特別地陰森可怕，那個小山荒涼枯瘦的輪廓在幽昧的地平線上隱約可辨，作死灰色。這個全景是醜劣，卑陋，踏澹，狹隘的。在那田中或山上，一無所有，祇見一枝怪形的樹，在離開那個旅客幾步的地方，戰戰兢兢地蜷着牠的枝幹。

這個人當然和感覺靈敏，易於被事物的神祕景像所感動的那種精神上和智慧上的細膩習慣相去很遠，但是在這天空，在這山上，在這原野裏，在這樹杪，有一種深入人心的淒涼狀況，以致使他，在經過一會癡立和遐想之後，忽然掉頭回去。有時候那種環境是使人不可留戀的。

他依着原路回去。狄涅的城門都關上了。狄涅城掙紮過宗教戰爭時代的圍困，到一八一五年還有以方塔相輔的舊城牆圍着，此後都被毀了。他經過一個缺口，回到城中。

那時候應當是晚上八點鐘了，因為他不認識街道，他又信步地走去。

他這樣走到了省長公署，過後又到了初等修道院。經過天主堂門前廣場的時候，他捏緊拳頭，狠狠的望着禮拜堂。

在這個廣場的一只角上，有一所印刷局。從愛耳泊島帶回，拿破崙親口擬出的那些「皇帝和御林禁衛軍告軍人書」就是在這印刷局裏第一次印的。

他已經是困憊不堪了，也不再希望甚麼東西，就在這印刷局門前的石凳上睡下去。

一個年老的婦人在這時候從禮拜堂裏走出來，他看見這個躺在黑暗裏的人——您在此地幹甚麼，我的朋友她說。

他粗聲地，憤憤地回答說：——您總看見吧，大嫂，我在睡覺。

那個大嫂的確當得起這個稱呼，就是侯爵夫人。

——睡在這凳上嗎？她又問。

——我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個人說，今日睡一下石板褥子。

——您當過兵嗎？

——是呀，大嫂當兵，

——您爲甚麼不到客棧裏去呢？

——因爲我沒有錢。

——咳，R夫人說，我祇有四個銅板在我的袋子裏。

——給我四個也好。

那個人拿了這四個銅元。R夫人繼續說：

——這一點點錢，您不能殼去住客棧。但是您試過沒有呢？您總不能殼這樣地過夜吧。您一定是又餓又冷。人家應當可以做一個好事讓您住一住。

——所有的門我都敲過了。

——怎樣呢？

——四處，人家都趕我出去。

那個「大嫂」推着那個人的膀子，把廣場那一邊，主教院旁邊的一所小房子指給他看。

——所有的門，她又說，您都敲過了嗎？

——對啦？

——您敲過那扇門沒有呢？

——沒有。

——去敲那扇門。

（註一）魯傑是拿破崙的一個得意的將軍。

（註二）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崙在盧安海灣潛行登陸，宣告全國人民。

（註三）拿破崙從愛耳泊島逃歸，登陸後取法國東部的山路潛赴巴黎，多賴當地人民爲嚮導。

（註四）拿破崙是值二十法郎的錢幣。

（註五）一里而（Liene）約四公里半。

二 對着明理人所規勸的謹慎

那天晚上，狄涅的主教先生，在城中遊散之後，到了殺晚的時候還深居在自己的房裏。他正在

做關於「義務」問題的一種浩大的工作，可惜這種著作沒有完功。他把各先賢和各博士在這嚴重問題上所發過的言論細心地選輯起來。他的著作分兩部分；第一部是衆人的義務，第二部是個人的義務，因各個人所處地位而不同。衆人的義務是主要義務。共有四種。聖馬太（Saint Mathieu）分作：對於上帝的義務（馬太福音第六章）對於自己的義務（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三十節）對於他人的義務（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節）對於衆生的義務（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二十五節）。關於其他的各種義務，那個主教在旁的地方搜出了，都是明定了的；人主和人民的義務，在致羅馬人書裏；官吏，爲人妻者，爲人母者，青年人的義務，有聖保羅明定了；爲人夫者，爲人父者，孩童，奴婢的義務，在致愛麥相人書裏；信徒的義務，在致希伯來人書裏；處女的義務，在致哥林特人書裏。他正努力地把所有這些條規做成一種調和的整部書，想送給一般有心人去讀。

到了八點鐘，他還在工作；當馬格陸爾夫人照常地走進來，到牀邊的櫃裏去取銀器的時候，他正在一張小方紙上面勉強地寫著，膝頭上擺着一本展開的厚書。過了一刻功夫，那個主教覺得食具已經擺好了，他的妹妹或者又在等候，他纔闔上書本，立起身來，走到餐室裏去。

那個餐室是一間有壁爐的長方形的房子，門對着街（我們已經說過），窗子對着花園。

馬格陸爾夫人把食具擺好了。

儘管忙於工作，她還和巴狄斯丁小姐談着閒天。

一盞燈放在棹子上，棹子靠近壁爐。一盆較大的火燃燒着。

我們可以容易想見那兩個都已年逾六十的婦人：馬格陸爾夫人短小，肥胖，敏捷；巴狄斯丁小姐溫和，削瘦，脆弱，比較她的阿哥少許高一點，穿着一件褐色的綢袍，一八〇六年的時行顏色，從前她在巴黎買的，至今還存在。如果我們供用一種俗鄙的字眼——這種字眼有能穀以一個字去說出一頁文章還不穀表明意思的功效——馬格陸爾夫人有一個鄉下婆的神氣，巴狄斯丁小姐卻像一個太太。馬格陸爾夫人戴一頂煙囪管帽子，頸上掛着一個小的金十字架，這就是這家庭裏所僅有的婦人的珍寶，一只非常白的布項圈從一件袖子大而且短的玄青粗呢布袍的裏面撥出來，一根綠帶子把一件紅綠四方塊綿布的圍巾在腰間束着，兩個綉針把一塊布料相同的胸巾在上面兩只角上弼着，脚上和馬賽婦人一樣地穿着大鞋和黃襪。巴狄斯丁小姐的袍子是照着一八〇

六年的式樣裁剪的，短腰，緊身，披肩袖，長腳扣。她用一頂「幼童式」的波狀假髮罩把她斑白的頭髮遮去。馬格陸爾夫人的神氣是懸點，敏捷，善良的；她那兩只高低不平的嘴角和比較下嘴唇厚的那片上嘴唇使她有一種氣憤和倉忙的樣子。祇要主教不說話，她總用一種守禮貌而又不拘形跡的態度和他侃侃地談着；但是主教一開口，大家都看見過這種樣子，她就和小姐一樣絕對地服從。巴狄斯丁小姐運話也不說。她祇知道聽命與承歡。就是在她年少的時候，她也並不是豔麗的，她藍色的大眼睛和面部相平，鼻子長而且曲；作弓形，但是她整個的面龐和整和的人材，我們在起首的時候已經說過，吐出一種不可磨滅的善良風度，她生來就是性情仁厚的，但是信仰，慈悲，希望，這三種使心靈溫暖的美德漸漸地把這種仁厚造成聖德了。自然祇把她造成一只馴羊，宗教卻已經把她造成一個天使。可憐的聖女！不可復得的甘美的回憶。

巴狄斯丁小姐此後把那天晚上在主教院裏所經過的事情傳達了許多許多次，以致幾個現在還活着的人都記得極其詳細。

主教先生走進來的時候，馬格陸爾夫人正滔滔地說個不休。她和小姐談着一個她所熟習而

主教也聽慣了的問題。就是關於大門的門門的事。

彷彿馬格陸爾夫人去買一點晚餐食品的時候，她在各處聽見了許多話。他們所談的是一個惡形的宵小，一個形跡可疑的惡棍會來，他應當在城裏某地方了，今晚回家太晚的人也許要觸霉頭。並且警察又是辦得很壞的，省長和市長兩不相容，大家都想惹出事故，以便互相傾軋。所以明理的人祇有自任爲警察，妥爲保護自己，並且應當小心，把各人的房子好好地關着，門着，堵塞起來，尤其要好好地把各人的房門閉上。

馬格陸爾夫人把最後一句格外說得重些；但是那個主教從他那間頗冷的房間裏走了來，坐在壁爐的前面，烘着火，又想着旁的事了。他沒有使馬格陸爾夫人剛纔所說的話發生效力。她祇得再說一遍。於是巴狄斯丁小姐，想教馬格陸爾夫人的面子而不觸犯阿哥，就冒着險輕輕地說：

——我的哥，您聽見了馬格陸爾夫人所說的話沒有？

——我隱隱約約地聽見了一點，那個主教回答說。隨後，把椅子轉過一半，兩只手攔在膝頭上，把他那副被火光從下面照着的誠摯而且笑容可掬的面孔對着那個老年的女僕：——好好地，有

甚麼事呵？有甚麼事呵？難道我們就在大不了的危險裏面了嗎？

於是馬格陸爾夫人把全篇故事又說起來，無意中把牠稍微說得過分一些。彷彿有一個游民，一個赤腳的人，一種危險的乞丐這時候在城裏。他在蛇甘拿巴爾家裏去求宿過，拿巴爾沒有肯收容他，有人看見他從加桑弟大路來了，在街中的迷霧裏蕩來蕩去。一個有袋有繩，面孔兇惡的人。

——真的嗎？那個主教說。

他既肯向她探問，馬格陸爾夫人就更加起勁；在她看來，這好樣是表明那個主教有意戒備了；她揚揚得意地追着說：

——是呀，我的主教。是這樣的呀。今晚城裏一定要發生不幸的事情。大家都這樣說。加以警察又辦得那樣壞（值得再說的。）住在山地裏，到了晚上街上又沒有路燈出門，就是一個黑洞。我說過，我的主教，那邊的小姐也這樣說……

——我，那個妹妹攙進來說，我一句話也不說。我哥做的事總是做得好的。

馬格陸爾夫人接下去說，好像沒有人反對她過似地：

——我們說的這所房子一點也不安全：如果我的主教肯，我就去向那個銅匠坡蘭妙斯博阿 (Paulin Museboia) 說，叫他來把從前的那些鐵門重新裝上去；這些東西都在，不過是一分鐘的事；我再要說，我的主教，就是爲這一夜，也應當有鐵門；因爲，我說，一扇有活門的門，隨便甚麼人都可以從外面開進來，再也沒有比這更加可怕的事了；加以我的主教平素總是讓人進來，況且，就是在夜半，呵，我的上帝，也不必得許可……

在這時候，有人在門上頗重地敲了一下。

——請進，那個主教說。

三 絕對服從性的豪爽

門開了。

牠敏捷地大開了，好像有一個人用強力和決心推着似的。

一個人進來了。

這個人，我們已經認識了。他就是我們剛纔看見過，往來求宿的那個行人。

他走進來，向前踏了一步，又停住，讓門在他的身邊開着。他的肩上有行囊，手中有木棍，眼睛裏有一種幽莽，放縱，困憊和強暴的目光。壁爐裏的火照着他，他真是兇惡可怕。直是一種惡魔的現形。

馬格陸爾夫人連喊叫的聲音都沒有了。他發着抖，張開口，立着不動。

巴狄斯丁小姐轉身過來，瞥見那個進門的人，吃了一驚，挺直了身子，隨後又一點一點地轉過頭去，朝着壁爐，看她的阿哥，她的面色又變成深沈恬靜的了。

那個主教用鎖定的目光瞧着那個人。

他正要開口問那個新來的客需要甚麼，那個人雙手靠在他的棍上，把那個老人和兩個婦人輪流地看着，不等那個主教開口，就高聲地說：

——請聽。我叫常華尚。我是一個囚犯。在監牢裏過了十九年。出獄四天了，現在要到我的目的地蓬達黎 (Pontarlier) 去。我從都龍 (Douleu) 走來，已經走了四天了。今天我步行了十二里。而天黑的時候，到這個地方，我走到一個客棧裏，爲了我已經在市政廳請驗過的黃護照的緣故，被人家趕了出來。沒有法子。我又走到另外一個客棧裏。他們對我說：滾這個人家也不要我。那個人家也

不要我。我又到了監禁處，看門的人沒有肯開門。我也到過狗窩裏。那個狗咬了我，又把我趕了出來。好像牠是一個人似的。彷彿牠也知道我是誰。我就跑到田裏，想在好看的星光底下睡着。天上又沒有星。我想天要下雨了，又沒有好上帝去阻止牠下雨，我就回到城裏來，想找着一個門洞。那邊，在那個空地裏，我正要在一塊石板上睡覺。一個好婆子把您的房子指給我，對我說：到那塊去敲門。我敲過門了。此地是甚麼地方呢？是一個客棧嗎？我有錢呢。我的儲蓄。一百零九個法郎十五個銅元，我在監牢裏用十九年的工作得來的。我等一會可以付賬。那有甚麼要緊呢？我有錢。我困極了，走了十二里而，我餓得很。您肯讓我歇下來嗎？

——馬格陸爾夫人，那個主教說，再加一付刀叉。

那個人走了三步，靠近那盞台上的燈。——不是，他說，彷彿他沒有聽得很清楚似地，不是那樣。您聽見了沒有？我是一個囚犯。一個作苦役的罪人。我是剛纔從牢裏出來的。他在他的衣袋裏抽出一大張黃紙；又把牠展開。——這就是我的護照。黃的，您看得見。這東西使我在我所到的隨便甚麼地方都被攔走。您要唸嗎？我知道唸。我在牢裏唸了書。那裏有一個學校，給那些願意讀書的人。您

聽吧，這就是紙上寫着的：「常華尙，罪犯，刑滿被釋……地方人（您不必管我是甚麼地方人）處獄中凡十九年。穿牆行竊，五年。四次謀越獄，十四年。爲人異常險狠。」——就這樣！大家都把我趕到門外。您肯收留我嗎？您這是一個客棧嗎？您肯給我吃，給我睡嗎？您有一隻馬槽嗎？

——馬格陸爾夫人，那個主教說，您在壁廂裏床上擺上白臥單。

我們已經解說過那兩個婦人的服從性是何等情形。

馬格陸爾夫人即刻出去奉行命令。

主教轉過身來朝着那個人。

——先生，請坐，烘烘火。等一會兒，我們就吃晚飯，當您吃着的時候，您的床就預備好了。

到此刻，那個人完全懂了。他的那付一直晦鬱，嚴肅的面孔，現在顯着驚訝，疑惑，歡樂，變成光怪陸離的。他好像一個瘋人嗚嗚着：

——真的嗎？甚麼呀？您留我嗎？您不趕我出去！一個罪犯！您稱我做「先生」！向我說話，您不用「你」字。滾狗東西！人家總那樣叫我。我還以爲您一定會趕我出走呵。並且我即刻說了我是誰呵！

把此地告訴我的那個好婆婆。我有晚飯吃！一只牀！一只褥子和臥單的牀和旁人一樣！十九年我沒有睡在牀上了！您當真不要我去！您是有天良的人！並且我有錢。我自自然然要付賬。對不住，客棧老闆先生，您叫甚麼名子？隨便您要多少，我總付。您是一個好人。您是客棧老闆，不是嗎？

——我是一個住在此地的牧師，那個主教說。

——一個牧師！那個人說。呵！好一個牧師！那末您不要我的錢嗎？本堂牧師，是嗎？這個大教堂的本堂牧師。對呀！真是的，我多麼蠢，我以前沒有注意您的小帽子！

他一面說，一面把行囊和棍子放在一只角上，隨後又把護照放在衣袋裏，再坐下去。巴狄斯丁小姐和藹地瞧着他。他繼續說：

——您是有人道的，本堂牧師先生。您沒有蔑視的心。一個好牧師真是好。那末您不要我付賬嗎？

——不要付賬，那個主教說，留着您的錢吧。您有多少？您沒有說過一百零九個法郎嗎？

——還有十五個銅元。那個人說。

——一百零九法郎十五銅元。您費了多少時候去賺來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那個人接着說：——我仍舊有我全數的錢。這四天裏面，我祇用了二十五個銅板，這二十五個銅板是我在格拉絲（Grasse）地方幫着下車子裏面的貨物賺來的。您既然是教士，我要和您說，從前我們在監牢的有一個宣教師。有一天，我又看見一個主教。他們都稱他做「我的主教」。那是馬賽的得拿麻胡爾（de la Majorie）主教。他是一般牧師頭上的牧師。請您原諒，您知道，我不會說話；但是對於我，是那樣的高遠。——您懂得呵，我們這般人！——他在監獄的中間，一個祭台上做過彌撒，頭上有一個尖的金東西。在日中的陽光裏面，那個東西照得多亮。我們是排做一行一行的。三面圍着。在我們的前面，有許多炮，紙媒燃着。我們看不大清楚。他演說了，但是他太到後面去了，我們聽不見。這樣就是一個主教。

當他說着的時候，主教走去關那扇敞開的門。

馬格陸爾夫人又進來了。她拿着一付食具，放在臺上。

——馬格陸爾夫人，那個主教說，您把這付食具近火擺着。——又轉過去朝着他的客人：——阿爾帕斯山裏的夜風是很勁的。先生，您應當冷吧？

每次他用他那種柔和而嚴峻，誠意待客的聲音說着「先生」這兩個字的時候，那個人的面色就爲之軒朗。「先生」對於罪人，正像一杯水對於美狄斯（註一）的遭溺者。蒙羞的人都渴望着別人的恭維。

——這裏的燈，那個主教說，太不亮了。

馬格陸爾夫人會了意，就走到主教臥室的壁爐上拿了那兩只銀燭臺，點着，放在臺子上。

——牧師先生，那個人說，您真好。您不輕視我。您讓我住在您的家裏。您爲我點着蠟燭。我並沒有瞞您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也沒有瞞您說我是一個可憐的人呀。

那個主教，坐在他的身旁，輕輕地挨着他的手。

——您本也不必向我說您是誰。這並不是我的房子，這是耶穌基督的房子。這扇門並不問走進來的人是否有名字，但是要問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餓又渴；請您做上賓吧。並且不可謝我，不可說我把您留在我的家裏。除開那個需要宿所的人，誰也不是在自己的家裏。我向着您這個過路人，與其說我是在我的家裏，倒不如說您是在您的家裏。此地所有的東西都是您的。我爲甚麼要知道您的名字呢？並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我以前，您已經有一個名字是我知道了的。

那個人圓着兩只受驚的眼睛。

——真的嗎？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嗎？

——對呀，主教回答說，您的名字是「我的兄弟。」

——真怪，牧師先生，那個人叫着說，我走進此地的時候，肚子非常餓；但是您那樣的好，使我此刻忘了；我已經不餓了。

那個主教望着他，向他說：

——您吃過很大的苦嗎？

——咳！紅衣，腳鐐，睡覺的木板，熱，冷，苦工，囚犯隊，鞭打，沒有事，也是雙鍊。一句話，就是黑屋子。就是病在床上，也有鍊子。狗，狗還快樂些呢！十九年！我已經四十六歲了。現在是黃護照。就這樣。

——是的，那個主教說，您是從一個愁苦的地方出來的。您聽吧。一個懺悔的罪人的流淚的面孔，在天上所得的快樂，比較一百個善人的白袍所得的還要多呢。您從那個痛苦的地方出來，如果還懷着憤恨別人的心思，那您真是值得矜憫；如果您懷着善心，仁愛，和平的思想，那您比我們中間的任何人都是高貴些。

馬格陸爾夫人把晚餐開出來了。一盆水，油，麵包和鹽做的湯，一點鹹肉，一塊羊肉，無花果，新鮮牛酪，一大塊裸麥麵包。她在主教先生日常食物之外，自動地加了一瓶陳母福 (Manves) 酒。

主教的臉上忽然起了好客的人所專有的那種愉快神情：——入座吧，他急切地說。——如同平日有客在他家裏晚餐一樣，他請那個人坐在他的右邊，巴狄斯丁小姐，完全寧靜自如。坐在他的左邊。

主教依照他的習慣，做過祈禱，就親手分湯。那個人饕餮地吃起來。

忽然，那個主教說：——棹上彷彿少一件東西吧。

馬格陸爾夫人確實沒有擺上那三付絕對不可少的器具。照這個家庭裏的習慣，主教留客晚餐的時候，就得在檯毯上陳設那六份銀器，一種無用的陳列。這種溫雅的假奢華是這家庭中一種饒有情趣的孩氣，使蕭條的景像生出一種華富的意味。

馬格陸爾夫人懂了這個意思，一聲不响地走出去了；過了一會，主教所索取的三付食具，在三個食客的面前齊齊整整地擺好了，在檯布的上照得輝煌燦爛。

(註) 美狄斯 (Medice) 是船名，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美狄斯在距非洲西岸四十海里的地方遇險，一百四十九個旅客，改乘一只臨時製造的木排，在海中飄了十二天，旅客多因飢渴死了。到遇救的時候，還有十五個垂死的人。

四 蓬達黎乳酪廠的詳情

現在，如果要把那張棹子上面所經過的事情述出一個大概，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巴狄斯丁小姐給木桁夫人的信的一段謄寫出來，那個罪人和主教的談話，在那裏面用了一種率直的鎮密記述了。

……那個人誰也不注意。他用餓鬼的那種貪婪嚼着。但是，吃完了湯的時候，他說：

好好——上帝的牧師先生，這東西對於我總還是太好，但是我應當說，那些不肯和我同吃的車夫們比您還吃得好呢。

說一句私話，這種觀察對於我是有點逆耳的。我的哥答道：

——他們比我是疲倦些。

——不，那個人又說，他們的錢多些。您是窮的。我看得清楚。您或者連本堂牧師也不是吧。您祇是牧師嗎？咳，豈有此理，如果好好上帝是公平的，您就很應當做牧師。

——「公平」兩個字還不盡盡好好上帝的美呢！我的哥說。

過了一會，他又說。

——常華向先生，您是到蓬蓬黎去嗎？

——這是指定的路程。

我想他一定是那樣說的吧。隨後他接着說：

——明日天明的時候我就應當動身。這一程路是很難走的。晚上固然是冷的，白天卻很熱。

——您去的地方是一個好地方呢，我的哥說。在革命的時候，我的家裏破了產，起初我躲在法蘭奢公爵地 (Franche-Comté)，靠我的兩隻手臂作工度日。我有好的毅力。在那裏我找了許多工作。我們祇要肯選擇。有造紙廠，製革廠，蒸溜廠，榨油廠，大模範的鐘錶製造廠，鍊鋼廠，鍊銅廠，鐵廠至少有四個：洛 (Lode)，蛇第容 (Charillon)，奧丹谷爾 (Audineourt)，和白爾 (Beure) 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沒有弄錯吧，我的哥所述的幾個名字一定就是那幾個，隨後他自己又把話打斷了，對我說：

——親愛的妹，在那個地方，我們不是有一些親戚嗎？

我回答說：

——從前我們有，在那些親戚裏面有得呂司內 (M. de Luçonnet) 先生，在革命以前，他是蓬達黎的守門司令。

——是的，我的哥又說，但是到了九十三年，大家都沒有親戚了，都祇靠自己的兩隻手。我做過工。在蓬達黎您去的那個地方，常華尙先生，有一種歷史極長又極有趣的實業，我的妹妹。就是他們的乳酪廠，他們叫做果子廠。

於是我的哥一面勸這個人吃東西，一面把蓬達黎果子廠的內容非常詳細地說給他聽。廠分兩種：「大倉」是富人的，裏面有四十或五十頭牝牛，每個夏季可以產七千到八千個牛酪；「聯合果子廠」是窮人的，山裏的鄉下人把他們的牛聚合起來，再分析出產。——他們雇用一個製酪人，稱他做 *seruin*，這個 *seruin* 每天收三次把各會友的牛乳來收，又把份量記在雙合板（註二）上。四月末，乳酪廠的工作開始；六月中，那些製酪人就把它們的牛牽到山裏去了。

那個人吃着東西，精神煥發。我的哥把那種好的母福酒給他喝，他自己卻不喝，因為他

說那是一種高價的酒。我的哥用您所知道的那種自如的愉快，把這些細故談給他聽，時而難以旁的句子，對我也顯得殷勤。他把 *salon* 的好地位再三的說，好像他希望那個人不必要他直接地堅勸，就能發懂得這是他的一個安身的地方。有一件事給了我很強的印像。那個人，正是我向您說過的那個樣子，但是，我的哥，在晚餐的時候，並且就是在就寢以前，

——除開在他進門的時候，他說了幾句關於耶穌的話之外——沒有說出一個字可以使那個人想起他自己是誰，也沒有告訴那個人我的哥是甚麼人。在表面上看來，這當然是一個稍稍傳一點教義的機會，並且可以把主教壓在那個罪犯的頭上，給他留一個印象。另外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手底下有這樣一個可憐人的時候，也許覺得這是一個時機，可以同時營養他的心靈和他的身體，給他一點參着道學和勸勉的譴責，或者說一點憐惜的話，勸他以後去惡遷善，我的哥卻連他的本鄉何處，和他的歷史，也沒有問他。因為在他的歷史裏，有他的過失，我的哥彷彿要避免一切可以使他回憶那些事情的話。在一個時候，他談到蓬達黎的山民，說「他們在和蒼天接近的地方，有一種適意的工作。」他又說：「他們都快

樂，因為他們都是無辜的。」說到此地，他忽然停下來了，恐怕在他無心說出的那兩個字裏，含有可以衝犯那個人的意思。費了思索之後，我自信領會了我哥的心思。他心裏想，這個叫常華尚的人，在他的腦子裏，苦惱太多了，最好是使他不注意。裝出完全沒有事情的樣子，使他以為——雖然祇是一刻也好，——他是和旁人一樣的一個人。這豈不是真正了解慈善嗎？我慈祥的夫人，這種丟開教訓，道學和婉勸的審慎，豈不確實是高潔無倫嗎？如果一個人有一點怕痛的地方，最好的憐惜豈不是絕不去碰牠嗎？我想這或者就是我哥心裏思想了。無論如何，我可以說的是：如果他有過這些心思，卻對我也不會流露過；自始至終，他完全是平日那個人；他和常華尚晚餐正好像他是和隨德翁勒（M. Giddon Le Prevost）先生或總司鐸管轄區的本堂牧師晚餐一樣。

晚餐決完，我們在吃無花果的時候，有一個人敲門。就是瑞波（Gebard）娘娘，手裏抱着她的孩子。我的哥吻了那孩子的額頭，向我借去身上的十五個銅元，給了瑞波娘娘。那個人在這時候，不大留心。他不再說話了，顯得非常疲倦。那個可憐的瑞波走了，我的哥唸了謝

貧文隨後他轉過身去，向着那個人說：您大概很要睡了吧。馬格陸爾夫人快快地把襪子撇清了。我知道我們應當讓那個旅客去休息，兩個人就一同上樓去了。但是過了一會，我叫了馬格陸爾夫人把我房間裏的一塊黑森林的鹿皮送到那個人的牀上去。夜間酷冷，那個東西可以禦寒。可惜那塊皮舊了；毛都落完了。牠是我哥在法國多德林根（Totlingen）——丹牛白（Danube）江發源地附近的時候買來的，我在餐檯上所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刀也是在那塊買的。

馬格陸爾夫人差不多即刻就回上來了，我們在晾衣服的房間裏禱告上帝，隨後彼此一言不發，就各自回到自己房間裏去了。」

〔註一〕雙合板是樞間不識字的農民的一種記數方法：一條木板劈作兩半，東家和工人各執一半，須記數時，把兩半合攏，在縫上劃一刀痕。

五 恬靜

卜福汝主教和他的妹妹祝了晚安之後，拿了桌子上兩支銀燭臺的一支，把那一支給他的客

人，向他說：

——先生，我引您到您的房間裏去。

那個人跟着他走。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房子的分配法，到那間有壁廂的祈禱室裏面去，或是從裏面出來，都得經過主教的臥室。

他們穿過這個房間的時候，馬格陸爾夫人正把那些銀杯蓋往牀頭的壁櫥裏塞。這具她每晚在就寢以前，最後的事情。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頓在壁廂裏。在那裏面敷着一架白潔的牀。那個人把燭臺擱在一張小桌子的上面。

——好了，那個主教說，好好睡一晚吧。明天早晨，在動身以前，您再喝一杯我們家裏的熱牛奶。

——謝謝，教士先生，那個人說。

這句和平的話正說出來，他忽然連上一個奇怪的動作，假使那兩個聖女看見了，一定嚇呆了。

直到現在，我們還難於確定他當時受了甚麼力量的主使。他要給一個警告呢，或是要加以恐嚇呢？還是他受了一種他自己也不能了解的本能的衝動呢？他驀地轉過身去，對着那個老人，又着手，用一種凶橫的目光望着他的房主，又粗聲地喊着：

——呀！哈！真的嗎？您讓我睡在和您這樣相近的地方嗎？

他又接上一陣惡魔般的笑聲，說道：

——您全想清楚了嗎？誰向您說我不會殺過人呢？

那個主教擡起頭，望着天花板，回答說：

——那祇干上帝的事。

隨後，他動着兩片嘴唇，好像一個禱告或自言自語的人，嚴峻地伸出他右手的兩個指頭，爲那個祝福，那個人卻不彎腰，他不掉頭，也不朝後看，就回到自己房間裏去了。

壁廂裏有人住的時候，他就把一個大的嘩嘩帷布扯開，遮着神座。那個主教走過的時候，跪在這帷布的前面，做了一回短短的祈禱。

過了一會，他就到了他的花園裏，散步，潛思，景仰，全部的心靈和思念都在上帝在晚間示給未合眼的人去看的那些偉大的神秘事物上面。

至於那個人，確實是太困了，連那些好好的白臥單也沒有享用，他用鼻孔——這是囚犯們的方法——把燭吹滅了，和衣倒在牀上，即刻就深深地睡去了。

主教從園中回到住宅的時候，正敲着十二點鐘。

幾分鐘以後，這個小房子裏的一切都睡去了。

六 常華尙

到半夜，常華尙醒了。

常華尙出自白里 (Brie) 一個窮苦的農家。在他幼年的時候，他沒有唸過書。到了成年，在花狐洛勒 (Faverolles) 做斬樹枝的工人，他的母親叫冉·馬第 (Jeanne Mathieu)；他的父親叫常華尙，又叫胡來尙 (Vlajard)，胡來尙大致是綽號，Voilà Jean (常在那裏) 的簡音。

常華尙的性情是多思而無愁，這是感情濃厚的人的特性。但是常華尙究竟有一些遲鈍和無

意識的樣子，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在很小的時候就喪了父母。他的母親是因害了乳炎，診治失當死的，他的父親和他一樣，也是一個斬樹枝的工人，從樹上跌下來，死了。常華尙祇留着一個姐姐，姐姐孀居，有七個子女。撫養常華尙的就是這個姐姐。她丈夫在世的時候，她總供給她小弟弟的膳宿。丈夫死了。七個孩子中間最大的一個有八歲，最小的一歲。常華尙剛到二十五歲。他替行父職，補助那個撫養他的姐姐。這是很自然的事，彷彿是一種義務，在常華尙一方面，還有一些憤憤的氣概。他的茁壯時期就這樣潦倒在艱苦而利微的工作裏。在那個地方，他不會有過「情友」。他沒有時間去言情說愛。

傍晚時刻，他疲乏了纔回來，一言不發，吃着他的湯。當他吃東西的時候，他的姐姐，常媽媽，時常在他的碟子裏，把他食品中最好的東西，一片肉，一片鹹肉，白菜的心，拿給她的一個孩子吃。他呢，拊在桌上，頭幾乎浸在湯裏，長髮垂在碟子的邊上，遮着眼睛，祇管吃，好像全沒有看見，讓人家做去似的。在花狐洛勒，隔華尙茅屋不遠的地方，那條小街的對面，有一個叫麻里克洛得 (Marie Claude) 的農家婦，華尙家的孩子們，常常是空着肚子的，有時假冒他們母親的名。到麻里克洛得那裏借一

杓牛乳，他們就在籬笆的後面，或是路角上喝起來，大家搶着那個罐頭，忙得那個小女孩子們把牛乳潑得一身一頸。那個母親，假使她知道了這種詐騙的行爲，一定會嚴厲地懲罰這一般小竊。常華尙粗率而又嘮叨不絕地，瞞着母親，把那杓牛乳的錢付給麻里克洛得，孩子們因此沒有受罰。

在斬樹枝的那一季裏，他每天可以賺二十五個銅元，過後他就找人雇他做割麥人，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所能做的事。他的姐姐也作工，但是帶着七個孩子怎樣辦呢？這是一團苦惱的人，窮困漸漸地把他包圍起來，並且要制他們的死命。有過一次嚴冬，常華尙沒有工作。家裏沒有麵包。實實在在沒有麵包，又有七個孩子。

花狐洛勒的教堂空地裏有一個麵包工人，叫穆伯·易查博。(Maubert Isabeau) 一個星期日的晚上，他正預備去睡，聽得在他鋪子的那片裝了鐵欄的玻璃店面上，有人使勁地打擊了一下。他來得正當時，看見一隻手從鐵欄和玻璃上用拳頭打破的一只洞裏伸進來。那隻手拉了一塊麵包，走了。易查博很快地跑出來；那個賊亡命地逃；易查博跟着他後面跑，捉住了他。他把麵包丟去了，手臂還是血淋淋的。那個就是常華尙。

這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常華尙因「黑夜在有人住宿的家裏穿牆行竊」送到當時的審判廳裏去了。他有一支鎗，比世界上的鎗手都射得好，並且有一點歡喜私獵禽獸，這就是他吃虧的地方。世間有一種公認的成見，攻擊那般私獵禽獸的人，因為他們和那些私販一樣，和匪徒相去很近。但是，我們不妨附帶地說一說，那一般人還遠不及城市中的凶暴的屠夫。私獵禽獸的人住在森林裏，私販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養成殘暴的人，因為牠使人腐化。山海森林生產野蠻的人，牠們一面固然發展野性，但是另一面常常保全人性。

常華尙被宣告有罪。法典的條文都是明定的。在我們的文明裏，有許多令人寒心的時刻，就是刑法令人陷溺的時刻。社會不顧，反而助成一個思想動物的永遠斷送，這種時刻是何等悲慘的呵！常華尙被判決了五年的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盛傳孟退洛退（註一）的勝利——四年花月二日五總裁政府致下議院書中稱做盤咂泊泰（註二）的那位意大利軍隊的元帥所博來的勝利。同日，在皮塞特爾（Bicêtre）一條長鍊鎖上了。常華尙就是這條鍊子上的。一個。今已年近九十的一個舊獄卒，還

記得非常清楚，這個可憐的人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鎖在第四條索子的末尾。他和其餘的犯人一樣，坐在地上。他除開知道他的地位是可怕的以外，彷彿完全是莫名其妙。或者在他那種全無知識的窮人的蒙混觀念裏，他也覺得，在這件事裏，有些過度的地方。當人家在他的腦後，用大錘釘着他樹上的大圓釘的時候，他哭了。眼淚使他氣塞，哽咽不能成聲。他祇能斷續地說：「我是花瓠洛勒的斬樹工人。」過後他一面痛哭流淚，一面伸出他的右手來，又緩緩地垂下去，這樣一共做了七次，好像他依次摩擦了七個高矮不齊的頭似地。從這個動作上面着想，我們可以猜出：凡是他所做的事，都是爲了那七個小孩子的衣食而做的。

他向都龍 (Toulon) 出發。乘着小車子，頸上懸着鐵鍊，經過二十七天的行程，他到了那裏。在都龍，他穿着紅衣。他一生的事情全消滅了，連他的名子，都消滅了。他已經不是常華尚了，他是二四六〇一號。姐姐怎樣呢？七個孩子怎樣呢？誰去照顧他們呢？一株年輕的樹，齊根鋸了，牠的一把葉子將成何結果呢？

這是千篇一律的花樣。這些窮困的生人，上帝的造物，從此無所憑借，無人指導，無處棲身，祇得

任其飄蕩，誰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漸漸地陷入薄命人喪身亡命的那種冷冽的迷霧裏；陷入人類悲慘的行列中的那些不幸的黔首——一失蹤滅跡的那種淒楚的黑暗裏。他們背井離鄉了。他們鄉村裏的鐘塔忘記他們了，他們田地裏的界石也忘記他們了；在監牢裏住了幾年之後，常華尙自己也忘了這些東西。受過創的心裏，不過是留下一個傷痕而已。他在都龍的時候，自始至終，祇有一次，聽得人家稍稍談到他的姐姐。彷彿是在他被禁的第四年之末。我已經想不出他從甚麼地方得來這個消息。一個和他們相識的本鄉人看見了他的姐姐，她是在巴黎。她住在常德爾街（Rue du Geindre），聖修爾畢士教堂（Saint Sulpice）附近的一條窮街上。她祇帶了一個孩子，她最末的一個男孩子。其餘的六個在甚麼地方呢？她自己或者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履街第三號，一個印刷局裏去，她是那裏面摺書和釘書的女工。早晨六點鐘她就應當到，在冬季，這個時候離天明還很遠呢。在印刷局的房子裏，有一個小學校，她把這個七歲的男孩子領到學校裏去讀書。祇是，她六點鐘到印刷局，學校要到七點鐘纔開門，那個孩子祇得在院子裏候一點鐘，等學校開門。到了冬天，也是在露天裏等着漆黑的一個鐘頭。他們不肯讓那個孩子進印刷局的門，因為他們說他

礙事。那些工人早晨過路的時候，總看見這個小東西沈沈欲睡的坐在石子路上，並且常常蹬在，蟻在他的籃子上，黑地裏睡着了。下雨的時候，一個老婆子，就是那個守門的人，看了他忍心不下；就引他到她的破屋子裏去，那裏面祇有一張破牀，一架紡紗車和兩張木椅子；那個小孩子睡在一隻角上，緊緊地靠着一只貓，可以少受一點凍。到七點的時候，學校開門了，他就跑進去。以上就是常華向所聽見談的話。他知道消息的一天直是片刻，直是一瞬的時間，好像是一扇窗子，忽然開了，照在他曾經愛過的那般人的命途上，隨後一切又都閉上了。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聽見人家說過。他從來沒有得過他們的消息，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也從來沒有碰過他們，並且此後在這一段傷心史的裏面，我們也不至於再和他們相會了。

到了第四年之末，輪到常華向去越獄了。他的同夥幫助了他，這個事情在那種苦痛的地方是通行的。他逃了，在田野間自由地遊蕩了兩天，如果自由這兩個字就是受驚；時時後顧；無聲白慄；害怕一切，騰煙的屋際，過路的人，犬吠，馬馳，鐘鳴，能見的白晝，不能見的黑夜，道路，狹徑，樹叢，睡眠的意念。在第二天的晚上，他又被擒了。三十六個鐘頭之內，他沒有吃也沒有睡。海上審判廳對於這種罪

宣決了把拘禁延長三年，一共是八年。到第六年他又輪到了越獄的機會；他要利用這個機會，但是他沒有逃脫。點名的時候他不在，警炮發了，到了晚上，一班巡查的人在一隻正在製造的船骨裏找着了；他反抗了那些囚犯的守卒，然而被拘了。越獄而且拒捕。這種被特別法典所早見及的事情受了加禁五年的處罰。五年之中，有兩年的夾鍊。一共是十三年。到第十年，他的日子又輪到了，他再要乘機。又沒有成功。這次的新圖脫又是三年。一共是十六年。到末了，我想是在第十三年內，他試了最後的一次，所得的成績祇是在四個鐘頭之後，又被拘獲。這四個鐘頭換得三年的監獄。一共是十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十月裏，他被釋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關進去的，爲了打破一塊玻璃，拿了一個麵包。

此地可以說一句短短附帶的話。本書著者在他的刑律問題和法律裁判的研究裏面，碰見因一個麵包的偷取而造成終身憂患的結局，這是第二次。克洛得格 (Claude Gueux) 偷了一個麵包，常華尙也偷了一個麵包。英國的一個統計家說：五件竊案裏面，有四件是由於饑餓而起的。

常華尙走進牢獄的時候，一面痛哭，一面戰慄；出獄的時候，卻是麻木不仁；他進去的時候，陷於

失望，出來的時候，黯澹無言。

這個人的心靈裏起過怎樣的思潮呢？

(註一) 孟退洛返 (Mansueto) 是在意大利的一個小鎮，拿破崙在那裏大敗奧軍。

(註二) 盤叻泊泰 (Bonaparte) 是拿破崙的姓。

七 失望的內容

讓我們試說一下。

社會對於這些事情應當負責，因為都是牠讓出來的。

我們已經說過，他祇是一個無知識的人，並不是生來愚蠢。在他的心靈裏本已燃着自然的光。愁苦——愁苦也有牠的光——又把他心靈裏的這一點微光增強了。處於鞭笞，桎梏之下，牢獄之中，受着困苦，和禁地的酷日，睡在囚犯們的木板牀上面，他平心靜氣地自問起來。

他假定自己處於法庭的地位。

他開始審判他自己。

他承認他並不是一個無罪的人，也沒有受着過分的處罰。他供認：他犯了一種激烈可鄙的行爲；假使他從前向人祈求那塊麵包，也許人家不至於拒絕；無論如何，他應當在於憫或工作裏面，靜候那塊麵包；「饑餓的時候，能穀等候嗎？」這種說法並不是一種絕不可駁的理由；真正因饑餓喪命的事根本是不多見的；並且，無論這是可喜或可悲的，人類生來就能穀受着肉體和精神上面的長期和深刻的痛苦，而不至於死；所以應當有耐心；就是爲那些可憐的小孩子着想，這樣也比較地好些；像他那樣一個不幸的賤人，也想挺身和社會的全體鬭爭，自以爲偷偷摸摸，就可以脫離困苦；這完全是一種瘋狂的舉動；無論如何，想逃出窮苦，而又走進了不名譽的門，這樣的路是行不通的；總而言之，他弄錯了。

隨後他又向自己問道：

他是否是世上唯一的犯了無可挽救的過失的人呢？以前，他勤於工作，而缺少工作，勤於勞役，而缺少麵包，他所躬逢的這種事情，是否是嚴重的呢？到後來，大錯鑄成，而且供認了，那種刑法是否是苛酷過分的呢？法律處決方面的妄誕，和罪人犯罪方面的妄誕，兩相比較，前者是否勝於後者呢？

天平秤兩端，在懲罰的一端，重量是否太大呢？刑罰的過甚，是否能夠完全使罪惡消滅，是否得着下面的結果：使地位顛倒，以懲罰者的過失代替犯罪者的過失，使犯人者爲人所犯，使負人者爲人所負，使蹂躪公理的人反而立在公理的一面呢？那種處罰，屢次因越獄的企圖而變本加厲，結果是否是強者對於弱者的謀害，社會侵犯個人的罪惡，一種每日犯着的罪惡，繼續到十九年的罪惡呢？

他問着自己：人類的社會是否有那種權柄，這樣地使牠的份子在一方面遭牠那種無理由可說的淺見，在另一方面又遭牠那種忍心害理的防杜，并且永遠使一個窮困的人同時受着一種缺乏——工作的缺乏——和一種殘暴——刑罰的殘暴——的壓迫。物產的分派是命運支配的，所以得着物產最少的人，也是最應受人寬遇的人，社會卻恰恰這樣待遇他們，這豈不是操之過激嗎？他設了這些問題，得了答案，於是他來審判社會，並且判了牠的罪。

他的判決是以憤恨報牠。

他認爲社會對於他的遭際是應當負責的，並且他向自己說過，有一天，他總決計要和牠算一下賬。他又向自己講過：他使人所受的損失，和人家使他所受的損失，兩相比較，所差太遠；他最後的

結論是他所受的處罰確實是不合公理；但是失之公允，那是百喙莫辯的。

盛怒可以使人狂瀟謬誤，人又可以挺而走險，人不是在某一方面確實有理由的時候，是不會動怒的。常華尚覺得自己怒氣沖天了。

並且，人類社會所加於他的，祇是殘害。他從來所看見的社會，祇是牠擺給牠所中傷的那些人去看，所謂公理的那副怒容。世人和他接觸，無非是要殘害他。他和他們接觸，每次都受他們的打擊。自從他的幼年，從他的母親，他的姐姐，他素來沒有聽過一句友愛的語言，也沒有受過一次善意的顏色。受了一番痛苦之後，又是一番痛苦，他漸漸地得了一種感想：人生祇是戰爭；並且在這種戰爭裏，他是一個被征服者。他，除開他的仇恨之心，沒有旁的武器。於是他下了決心，要在監牢裏磨銳他的武器，預備出獄後使用。

有一般一知半解的教士在都龍設了一個囚犯學校，把一些最重要的課程，教給那般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個。他四十歲進學校，學習認字，寫算。他覺得培植他的智識，就是培植他的仇恨。在某種情形之下，教育和才智都可以有濟惡的能力。

有一件事說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審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會以後，他又來審判創造社會的上帝。

他把上帝的罪也判決了。

在這十九年的勞苦和奴役之中，這個人的心靈就這樣地一起一伏。時而醒悟，時而蒙昧。

我們已經知道了，常華尙並不是一個生來狠毒的人。他進監牢的時候，仍舊是一個心地好的人。他在監牢裏判了社會的罪，就覺得自己的心狠，判了上帝的罪，纔覺得自己是叛神背教的人。

我們在此地非研究一下不可。

人的性情能殼這樣全部地澈底變更嗎？人被上帝造出來就是善良的，別人能殼使他為惡嗎？心靈可以被命運所化嗎？如果命運不佳，心靈也隨着不佳嗎？人心難道也能殼和低椽下面的背脊一樣，因逾分的痛苦的壓力而變成畸形的，並且縮成各種不可救藥的怪狀和殘廢嗎？在每個人的心靈裏，尤其是在常華尙的心靈裏，難道沒有一點原始的星火，一種超人的原素，在人間不朽，在天上不滅，善可發揚，鼓勵光大，昌熾發為五光十色的異彩，而惡卻不能殼完全熄滅的嗎？

這都是一些嚴重而深奧的問題，無論是那一個生理學家，他如果在都龍，當休息的時刻——休息就是常華尙榮念的時候——看見了坐在絞盤的一根棍子上面，又着兩隻手臂，鍊頭納在衣袋裏，以免拖曳。精神頹喪，態度莊重，靜默，深思，被以怒目視人的法律所棄絕，以厲色望天的文明所斥逐的那個囚犯，他也許會不借思索地否認那些問題裏面最後的一個。

我們也不想隱瞞，那個旁觀的生理學家一定在這裏面看見了一種無可補救的慘局；他也許爲這個被法律所病的人叫屈，但是他連醫治的方法也沒有想過；他一定把眼睛轉了過去，不看這個人心靈裏的創口；並且，如同地獄門邊的但德（註一）他一定把「希望」兩個字——雖然上帝在人的額上都寫了這兩個字——從這個人的生命上揩去了。

他的心理，我們已經試行分析過了，牠對於常華尙，和對於本書的讀者，是否是一樣地明白呢？構成常華尙精神痛苦的一切要素，在牠們完成之後，常華尙是否看清楚了呢？在牠們正在結成的時候，他又是否看清楚過呢？他有層出不窮的想像，使他日甚一日地在許多愁慘的景像裏顛來倒去——多年以來，他的精神已經是被這些景像的範圍所限制了——但是他這樣一個粗魯不文

的人，對於他這些理想的層次是否完全了解了呢？他對於在自己心裏所經過，所衝動着的一切，是否十分明白呢？這是我們不敢說的話，並且是我們不相信的事。常華尙太沒有知識了，雖已受了許多的痛苦之後，他對於這些事情，仍是蒙昧不明。有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所感覺的究竟是甚麼。常華尙落在黑暗裏。他在黑暗裏吃苦；他在黑暗裏憤恨；我們可以說：他恨着自己。尋常，他總是在這樣漆黑一團的裏面活着，如同一個盲目的人，或者一個做夢的人在暗中摸索。但是，間或，他忽然自動地或被動地受着怒氣的震動，感覺痛苦也格外厲害，一道慘淡，急捷的閃光把他心靈的全部都照亮了，並且轟地，在他的四周，前後，把他生命中的駭人的險阻和愁慘的前程在一片凶光的微映之下顯了出來。

這道閃光過了之後，又是黑夜沈沈；他在甚麼地方了呢？他又莫明其妙。

這種刑罰的最不人道，就是說，最足以戕賊人的智慧的地方，就是牠特別地能使人由一種慢性的麻醉，化爲野獸。有時還可以化爲猛獸。常華尙屢次執拗不變地圖謀越獄的計劃，已證明法律在人的心靈裏所完成的那種特殊工作了。常華尙的這種計劃完全是無益的，愚蠢的，但是祇

要能殺得着機會，他總要試一試，絕不想到牠的結果，和已往的經驗。他好像是一個狼，看見籠門開了，就慌忙地逃出。本能向他說：快逃！理智卻會向他說：不可逃！但是碰着一種這樣強烈的引誘的時候，他的理智消沈了；他所有的，祇是本能。在那裏活動的，祇是那隻猛獸到他重行被獲的時候，他所受的新處罰，又適足以使他更加驚惶失措。

有一件小小的事，我們不應當忽略，就是他的體質強壯，牢獄裏的人一個也比不上。做勞役的時候，紐鐵索，推絞盤，常華尙可以抵四個人。他的手能般舉，背能般扛非常重大的東西。有時候，他以代替一個起重器，這種起重器在從前叫做 oreuil，巴黎小萊場附近的那條 Montorgueil 街，我們附帶說一句，就是因此得名。有一次，都龍市政廳正修理陽臺，陽臺的下面有許多畢設（註二）所雕的人形柱，美麗可欽，有一根柱子的鐵心脫出來了，幾乎倒下來。常華尙正在那個地方，用肩頭撐住那個柱子，等其餘的工人來修理。

他身體的輕捷比較他的氣力更是可觀。有一般囚徒終年夢作潛遁，於是他們把巧和力滲合起來，造成一種真正的學問。肢體的學問。那般無時不羨慕飛蟲和飛鳥的囚徒，每日都練習一種神

奇的巧技。常華尙的特長就是能毅直登陡壁，和在目不易見的凸處尋着着力的地方。他在牆角裏，把肘和腳跟靠在石塊的不平處，就能毅利用背部和腿灣的張力，妖魔似地升到第三層樓。有時候，他就用這種方法一直搜到牢房的頂上。

他不多說話，又不笑。必得有一種外界的引動，纔能毅使他發出那種苦笑，好像是魔鬼笑聲的回音，這也不過是每年一二次的事。看他的樣子彷彿他不斷地留心聽着一種駭人的東西。

他實在是被一種力量所吸收。

他的稟賦不完全，智力又被摧殘了，由他那些不健全的感覺，他蒙糊地覺得有一種怪物拊在他的身上。他在這種幽暗慘白，半明不昧的地方，過着非人的生活；每次轉過頸子，想昂頭高望的時候，他就懼怒交集地看見在自己的頭上有一堆大得可怕的東西，法律，存見，人物，事實，積攏來，又堆砌，增高，直到目光不能及的高度，崇危峻拔，令人心悸，牠的形狀，非他所能知，牠的體積，使他驚駭，這些並不是旁的東西，就是那座不可思議的金字塔，我們所稱的文明。這裏那裏，在這個蠕蠕欲動，形狀畸異，忽遠忽近的東西上面，和一些高不可攀的地方，他看一羣一羣的人，一些詳細的情形照得

非常地明顯，這裏是拿着棍子的獄卒，持刀的警兵，那面是戴着高冠的總主教，在最高的地位，一片圓光的裏面，就是加了冕的皇上，儀表萬方。這些遠處的華美對於他，似乎不但不能豁醒他的沈夢，反而使他更加傷感。更加徬徨。舉凡這些法律，存見事實，人物都遵着上帝在文明上面所指定的神祕複雜的行動，在他的頭上穿來穿去，用一種無可言狀的和緩而殘暴，嚴厲而落寞的力量去踐踏他，蹂躪他。一般沈在惡運底下，落在無人顧及的十八層地獄裏面，被法律所擯棄的人覺得那個社會盡量地壓在他們的頭上，那個社會對於牠局外的人是何等地可怕，對於牠下面人又何等地的可駭呵。

常華尚在這樣的情形下面想着，但是他究竟想着甚麼東西呢？

假使磨石下面的黍粒有知覺，牠也許能較知道常華尙想着的東西。

結果，這些實而又虛，虛而又實的鬼物爲他造成一種幾乎無可形容的內心狀況。

他有時候，正在監牢裏工作，忽然停着不動，思想起來了。他的理智，比較從前更加成熟激烈，反叛起來了。凡是他所遇見的事好像都是不合理的。凡是他四周的事物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他向着

自己說：我在做夢呢。他望着離他幾步立着的那個獄卒，好像那個獄卒是一只鬼；忽然這個鬼給他吃一棍。

差不多目所能見的自然界對於他是不存在的。我們幾乎可以說：常華尙沒有太陽，沒有夏季的晴天，沒有爽朗的天空，也沒有四月清涼的曉色。我不知道怎樣一種幽暗的光常時照着他的心靈。

如果我們要把我們以上所談的一切，採其可以總括者總括起來，說出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祇可以說：常華尙，花狐洛勒的一個安分守己的伐樹匠，都籠一個強頑的囚犯，因監獄潛移默化的功勞，十九年來，已經能做出兩種壞的行為：第一種壞行為是沈鬱的，莊重的，平心考慮過的，以因忠難自本能的，類似因所受痛苦而起的反動；第二種壞行為是沈鬱的，莊重的，平心考慮過的，以因忠難而得來的不正確的理想所研究過的。他所蓄的心思經過三種連貫的層次：理想，決心，固執；祇有某種性格的人才會走這個路徑。他的動機是慣常的忿怒，心情的苦悶，對於所受待遇的深刻的感覺，反抗，連那些善良，無辜，公正的人都反抗，假使有這樣的人。他一切思想的起點和收束都是對於人

羣法律的仇恨；這種仇恨如果不在牠擴大的時候，碰了一種天授的阻擾，就可以在某種時機，變成對於社會的仇恨，再變成對於人類的仇恨，再變成對於造物的仇恨，最後化成一種莫明其妙的，殘暴無厭的爲害心，不管是誰。逢人便害，——我們知道，那張護照稱常華尙爲「異常險狠的人」，並不是無理由呢。

一年復一年，這個人的心慢慢地但是無可挽救地愈變愈硬了。心硬，眼睛也硬。直到他出牢的時候，他十九年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註一) 但德 (Dante) 神劇的作者。

(註二) 畢設 (Purgel) 是法國的雕刻家和繪畫家，生於十八世紀。

八 波浪和亡魂

一個人落在海裏了！

有甚麼要緊！船不停。狂風怒號，那只船有非行不可的路程。他向前走着。

那個人沈沒了，隨後又出現，一沈一浮，漂在水面，他喊着，揚着手，沒有人聽見他。那只在颶風中

飄搖着的船舶正忙於對付，水手和旅客都已不睬那個落手的人了；他那顆可憐的頭祇是蒼海的一粟。

他在遠遠的地方發着悲慘的叫號。那一只遠去的帆船有如可望而不可及的鬼物！他望着牠，病狂似地望着牠。牠漸行漸遠，顏色變成灰白愈走愈小了，剛纔他還在那個上面，船員中的一個，和其餘的人在甲板上踱來踱去，他有他的一份空氣和陽光，還是一個生氣勃勃的人。現在，出了怎麼事情呢？他失足墮水了，完事了。

他是在澎湃可怕的水中。在他的腳下祇是空虛和陷失。被風所裂而又裂的波濤凶猛地圍着他，波浪的盪動把他余着，一縷一縷的奔流在他的頭上奮躍，陣陣的狂瀾向他噴着，亂流的口吞他一半；他每次下沈，都隱約看見許多幽冥的深谷，許多未曾見過的植物捉住他，纏着他的腳，向牠們拉去；他覺得自己也變成了水渦，做水沫中的一點；波濤把他往復地拋擲，他喝着苦水，無情的海奮勇地要把他淹沒，浩瀚的澤國拿着他的呻吟來取樂。好像這裏的水全懷着恨似的。

但是他仍舊掙紮，試着保護自己，維持自己，他提起精神，泗着水。他孱弱的氣是即刻告竭了，仍

齋和不竭的波濤奮鬪。

那只船到那裏去了呢？在前面。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慘淡的幽暗裏，彷彿可辨。

暴風吼，無窮的噴沫向他淹去。他擡起眼睛，祇看見行雲的灰暗色，氣息奄奄，他目擊浩海的狂亂，這次的瘋狂已經把他置於絕地了。他聽見一片從未聽過的怪聲，彷彿是從世外，不知何處恐怖
的國裏飛來的。

在雲裏有許多飛鳥，如同在人生禍患的上面有許多天使，牠們和他有甚麼相干呢？牠們飛，鳴，翱翔，至於他，他呼號待斃。

他覺得同時被兩種廣大無邊的東西所掩殺：海和天，一個是墓穴，一個的殮衣。

黑夜來了，他涸水已經幾個鐘頭，氣力窮盡了；那只船，那只遠遠載着人的東西已經不見了。他孤伶伶地在那個可駭的，籠在暮色裏的深淵裏，他往下沈，身體僵硬了，還強自輾轉，在他的底下他覺得那些目不能見的渺茫的怪物，他號着。

人是都不在了。上帝在何處呢？

他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不停地喊着。

水邊也沒有一點東西，天空也沒有一點東西。

他哀求空際，波濤，海藻，礁石；牠們都充耳不聞。他央求暴風；堅強的暴風祇服從大空的號令。

在他四周的是夜色，暮靄，孤獨，奔騰放逐的騷亂，覆疊不停的怒濤。他的體中祇有恐怖和疲憊，他的脚下是虛空。沒有立足的地方。他想到他的軀壳在無邊的幽冥裏的那種暗淡的漂泊。無底的寒泉使他僵直。他的手拘攣，握着烏有。風，雲，旋流，巨颶，無益的羣星！怎樣辦呵？那個失望的人祇得放棄自己了，窮於應付的人都坐以待斃，他祇得任其自然，任其漂蕩了，他不再抵抗了；看呵，他在滅亡的慘黯深淵裏永遠地滾着。

呵，人羣的歷久不變的路程！中途全是人和靈魂的喪失！包容被法律所棄的一切的海洋！互助的可怕的消滅！呵，精神的死亡！

海，就是鐵面無情的法律，拋擲犧牲品的一只總淵藪。海，就是浩大無垠的災難。漂在這個深淵裏面的心靈可以變成尸體。誰還能毅使牠復生呢？

九 新近的損失

到了出獄的時候，常華尚聽見這句奇怪的話發自他的耳邊：「你自由了！」這個時刻竟好像是偽造的，從不曾有過的，一線強烈的光，一線生人的真光直射到他的心裏。但是這一線光一會兒就黯淡無光了。常華尚起初想到自由，不覺喜不自勝。他以為得着新生命了。繼而又忽然想到拿着一張黃護照，所謂自由也不過是如是如是。

除此以外，還有各種的苦況。他計算過，他的儲金，當他在獄中的時候，應當可以達到一百七十一法郎。並且十九年之中，禮拜日和節日都不可作工，這種休息大致要使他少賺二十四法郎，他忘了把這個數目加到他的賬目裏面，不管那些，他的儲金總爲了各種的緣因減損到一百零九法郎十五銅元了，那就是他在出獄的時候所收着的。

他莫明其妙，以爲自己被人誤算了，明白說出，以爲自己被搶了。

出獄的次日，他在格拉絲的一個橘花蒸溜廠的門前，看見許多人在搬運包裹。他要加入工作，那時候工作真打緊，廠主允許他加入。他就做起工來。他是聰明，強壯，伶俐的，盡力地搬着，主人好像

很滿意。正在他做工的時候，一個警察走過，留心看了他，並且問他要看護照，他祇好把黃護照拿出來。看完之後，他又從新工作。先前他問過一個工人，做這工夫，每天可以賺多少錢。那個工人回答他說：三十個銅子。到了晚上，他走到那個蒸溜廠的主人面前，請他給工資，因為他次日早晨必得上路。那個主人不說一句話，給了他二十五個銅子。他要求增加，那個人回答他說：「這對於你已經是發好了。」他再三要求。那個主人睜圓兩隻眼睛，向他說：「小心黑屋子。」（註一）

這一次，他又覺得自己被竊了。

社會政府，在減少他的儲金上面大宗地搶了他的錢，現在輪到那個東西來小搶了。出獄並不是得救呢。他固然出了牢獄，但是仍不免為罪人。

以上就是他在格拉絲所碰着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他在狄涅所受的待遇了。

（註一）黑屋子就是監牢。

十 那個人醒了

天主堂的鐘正敲着早晨兩點鐘。常華向醒過來了。

也爲甚麼醒了呢？就是因爲那個牀太好了。他沒有在牀上睡，已經快到十九年了，他雖然沒有脫衣，那種感覺還是太新奇，不能不擾他的好夢。

他睡了四個鐘頭以上，已經不疲乏了。他已經慣於不得着長時間的休息了。他張開眼睛，向他四周的黑暗裏看去，隨後他又閉上眼睛，想重新睡去。

白天的感觸太雜，腦子裏面的事情太多的時候，我們祇能假睡，不能假復睡。睡眠的第一次來比較第二次來容易些。這正是常華尙的情形。他不能復睡，於是他想起來。

他正是在那種心思紊亂的時候。在他的腦子裏有一種蒙糊的志忑。他的舊迴憶和最近的迴憶在那裏面胡亂地浮着，混雜地交着，失去牠們的形狀，漲成龐然大物，隨後又彷彿忽地消沈在洶湧的濁流裏。他想到許多事情，但是其中有一件是他不定地想着的，並且使他把其餘的事都不顧了。這件事，我們即刻說出來：——他注意了馬格陸爾夫人放在棹上的那六付銀器和那隻大匙。

那六付銀器使他煩懣。——那些東西就在那裏。——離開幾步的地方——剛纔他經過側邊那間屋子走到他的房間裏來的時候，那個老媽媽正把那些東西擺在牀頭的那隻小壁櫥裏。——

他特別注意了那只壁櫥。——進餐室，朝右走。——牠們多重大呵！——並且是古銀器——運了那只大匙，至少可以變二百法郎。——他在十九年裏面所賺的一倍。——真的，假使「政府」沒有「剝削」他，他也許多賺幾個。

他的心思在善惡交戰的遊移裏整整地猶豫了一個鐘頭。三點鐘敲了。他重新張開眼睛，忽地坐了起來，伸着手臂，摸索他丟在壁廂角裏的那只背囊。隨後他讓他的兩條腿垂下來，又讓他的兩只腳踏在地上，幾乎是不知不覺地坐在他的牀邊了。

他在這樣的姿態裏癡想了一些時候，他獨自一個人在這所已入睡鄉的房子裏醒着，假使有人看見他這樣在黑地裏，那種樣子也許是可駭的。忽然他灣下身子去，脫下鞋子，輕輕地放在牀傍的草蓆上，又蹬在他那種癡想的姿勢裏，呆着不動。

在這種兇惡的默念裏，我們剛纔所指出的那種思潮不停地撼動他的腦海，進而又出，出而又進，壓在他的腦上，並且他莫名其妙地，因癡想時所有的那種機械的頑性，想到他在牢獄裏認識的那個名字叫白衛 (Brevef) 的囚犯，這個人的褲子祇是用一條棉紗編成的背帶吊着的。那條背帶

的棋盤塊花樣在他的腦子裏穿個不休。

他在這樣的情形下面停着不動，並且也許會一直停到天明，如果那只掛鐘沒有敲那一下——一刻或者半點。這一下彷彿向他說：來吧！

他立起身來，又遲疑了一會，才用心聽着；房子裏萬籟俱寂；於是他小步地一直走到他隱約可辨的那扇窗邊。夜色並不很暗；那時候正有團團的月光，被風所逐的長雲在那上面奔馳着。所以在外面，黑影和光亮相間而行，時而被黑影遮去，時而有亮光照着；在裏面祇是一種微光。這種微光，使人看見走路，因行雲而忽明忽暗，好像是從地窖的牆眼裏穿進來的青色光，牆眼的前面有行路的人來來往往。常華尙走到了窗子邊，把牠仔細看過。牠沒有鐵門，朝着園中。祇有一根鐵栓把牠關着，這是這個地方的習慣。他把窗子打開，但是因為寒冽的空氣突然吹進房子裏來，他立刻又把牠關上了。他用細密的眼睛把這園子瞧了一遍，研究了一遍。這園子的四周有白牆圍着，頗低，易於跳越。在盡頭牆以外，他看見等勻排列的樹梢，這個可以指示他：這片牆以外就是一條大路或是一條有樹木的小徑。

聽了這一眼之後，他表示下了決心的人的那種舉動，向壁廂裏走去，拿起他的背囊，打開來，從裏面搜出一件東西，他把這東西擱在牀上，又把他的那雙鞋子藏在一只袋裏，再全把牠關好，揹在肩上，戴上他的小帽，把帽簷拿齊眼睛，摸索他的棍子，又把牠擱在那扇窗子的角上，回到牀邊，毅然決然地握着他擱在那裏的那件東西。那好像是一根短的鐵桿，一端磨到和鏢一般銳。

在黑暗裏，我們難於辨出這根鐵桿是爲甚麼用處磨成這個樣子。也許是一根起重的鐵棍吧？也許是一柄鐵棒吧？

在白天，我們就可以認出來，那祇是一根礦工的燭籤。當時，常常用犯人在都龍四周的那些高嶺上去採取岩石。他們時常有礦工的器械供他們的使用。礦工的燭籤都是用巨條的鐵做成的，下面一端是尖的，以便插在岩石裏。

他把那支燭籤拿在右手裏屏住呼吸，躡足地向隔壁房間裏走去，我們知道那就是主教的房間。走到門邊，他看見牠是半開着的。那個主教完全沒有把牠關上。

十一 他幹的事

常華向張耳聽着，沒有一點响聲。

他推着那扇門。

他用指尖把牠推着輕輕地，用貓兒進門時的那種偷偷摸摸心虛膽怯的謹慎。

那扇門被推動了，有一種看不見又聽不見的移動，把那條隙縫稍稍放闊了一些。

他等了一會，隨後再第二次把門推着，這一次比較地膽大一些。

牠又寂然讓開了。現在那條口子較容他過去了。但是在門旁有一張小棹子，和那扇門做成一個礙事的角度，阻止他的前進。

常華向知道這個困難，無論如何，他還得把門推開一些。

他打定主意，第三次把門推着，比較頭兩次更使勁一些。這一些，一個油乾了的門樞在黑暗裏突地發出一種粗而且長的聲音。

常華尚吃了一驚。那個門樞的响聲在他的耳朵裏彷彿有一種爆裂的，可駭的神氣，如同末日審判的號筒。

在那虛構的驚駭的最初一剎那間，他幾乎以為那個門樞剛纔活了，並且具有一種非常的生命，意同一只狂吠的狗，向大衆告警，要把睡着的人都叫醒來。

他停着，混身戰慄，不知所措，從脚尖落到腳跟上。他聽見他的動脈在兩邊太陽穴裏，如同兩只打鐵錘似地打着，胸中出來的呼吸又好像是山洞裏的風聲。他以為這個發怒的門樞所發出的那種驚人的聲响，沒有像地震的撼動一般把全家搖醒，是不可能的。他所推着的那扇門已經得了警報，並且喊出來了；那個老人要起來了，兩個老姑娘要叫了，還有旁人來赴援；不到一刻鐘，滿城就會喧噪，警察就會出發。在一個時候的中間，他自以為完事了。

他在他立着的地方呆着不動，化成了一坐塊石的雕像似的，不敢動一下。

幾分鐘過去了。那扇門大大地開着。他冒險把房間瞧了一遍。毫沒有甚麼動靜。他張着耳朵。房子裏毫沒有甚麼東西動。那個鑄門樞的响聲沒有驚醒一個人。

這個第一次的危險已經過了，但是在他的心裏仍舊有一種怪難受的騷亂。然而他並不向後退。就是在他自以為失敗的時候，他也沒有退。他心裏祇想着要更快地結果。他向前一步，到房間裏

來了。

那間房間是在完全的寂靜裏，這兒那兒，他看見一些蒙糊紊亂的物體；在白天裏，這都是掉子上的那些零亂的紙張，展開的書頁，小檯上面堆着的書本，一把堆着衣服的圍椅，一把祈禱椅；但是在這時候，這些東西不過是一些漆黑的洞和微白的物影。常華向前進着，小心翼翼地，恐怕觸了木器。他聽見在那房間的盡頭，有睡着的主教的勻靜的呼吸聲。

他忽然停下來。他到了床邊。連他自己也沒有想過。這樣快就走到了。

上天有時利用一種尊嚴而巧妙的機宜，把牠的能力和景像混在我們的行動裏，好像牠要使用我們三思似的。大致有半個鐘頭了，一大片烏雲遮着天空。正在常華尚停在牀前的時候，這一片雲散開了，好像是故意的一線月光，忽然穿過長瘦的窗子，來照着主教的那副慘白的面龐。他正謐靜地睡着。他幾乎是和衣睡在牀上，因為下阿爾帕一帶的寒夜的緣故，一件棕色的羊毛衫遮着他的手臂，直到腕邊。他的頭掀在枕頭的上，在睡時放恣的姿態裏；牀外垂着他的手，指上有主教的指環，許多慈善的事業和聖潔的行爲都由這只手做出。他的面龐全顯耀着滿足，希望和安樂的一種

不可捉摸的神氣。笑容不足以盡其意，這幾乎是一種光輝，在他的額上有一種無形的光的反映。正直人在睡着的時候，都瞻仰神祕的天空。

這個天空的一條反光就射在那個主教的身上。

他同時是一種有光的透明體，因為在他的心裏也有一個天，那個天，就是他的信仰。

正當月光來「加」在這個內光上面的時候，那個睡着的主教好像是在一團靈光裏。然而這是恬靜的，並且籠在一種不滅的半明半暗的光裏。天空的這片月光，這種入睡的宇宙，這個寂無聲息的園子，這樣謐靜的房屋，此時此刻，萬籟俱寂，這種情景莫明其妙地使這個聖人的令人起敬的寢寐更加顯得莊嚴，不可言喻；並且用一種尊嚴而肅靜的圓光圍着這些白色的頭髮和閉着的眼睛，這付全是希望和赤心的面龐，這個老者的容顏和赤子的寢寐。

這個嚴肅而不自覺的人幾乎有神人的那種氣概。

常華尚呢，他是在黑影裏，手裏拿着他的鐵燭籤，立着不動，望着這個光明可憐的老者而膽寒。他從來沒有碰見過同樣的事情。這種待人的赤心使他驚駭。道德界上沒有比這更偉大的景

像了：一個良心輾轉不安，瀕於犯罪的人，景仰一個善人的寢寐。

睡在這種孤立無援的地位，加以他這樣一個鄰人，這是一件高尚絕倫的事，他隱約地感覺得到，但是他這種心情倏忽即滅了。

沒有一個人能說說出他心裏的情感，即他自己也說不出來。如果我們要知道確切，我們必得設想一種極端的強暴和一種極端的溫和相處並立。就是在他的面色上，我們也不能確實地分辨甚麼。祇是一種粗暴的驚容。他瞧着，就是了。但是他的心情是怎樣的呢？這也許是沒有猜度的可能性的。不過，他爲所感動，爲所顛倒，這是很明顯的。但是這種感動究竟是怎樣的性質呢？

他的眼睛不離開這個老者。從他的姿態面容所顯露出來的唯一的情感，祇是一種奇特的猶疑。我們可以說，他在兩個境地滅亡的境地和得救的境地的中間猶豫不決。他彷彿已經預備要擊碎這個頭顱，或吻這隻手。

過了一會兒，他的左手緩緩地舉到額邊，脫下他的小帽，隨後他的手又同樣緩緩地落下去。常華尙重新墮入冥想裏面了，左手拿着小帽，右手拿着鐵棒，頭髮亂豎在兇惡的頭上。

那個主教在這一雙駭人的眼睛下面，仍舊和平深沈地睡着。

月光的反映隱隱約約地映着壁爐上面的那個耶穌十字架，他彷彿把兩隻手臂向他們兩個人伸着，爲一個降福，爲一個赦宥。

忽然，常華向把他的小帽戴在頭上，不望那個主教，急速地，沿着牀，向他隱約見着，立在牀頭的那個壁櫥走去；他舉起那支鐵燭籤，好像要毀鎖似地，但是鑰匙在那上面；他打開櫥，顯到他眼裏的第一樣東西就是那籃銀器；他拿着那一籃銀器，大步大膽地穿過那間屋子，也不管聲響了，走到門邊，回到祈禱室裏，開着窗子，拿起他的棍，走出來，把銀器放在他的衣袋裏，丟下籃子，經過園子，老虎似地從牆頭上跳過去，逃了。

十二 主教工作

第二天，日出的時候，卜福汝主教在他的園中散步。馬格陸爾夫人驚慌失措地向着他跑來——我的主教，我的主教，她喊着說，大人可知道那隻銀器籃子在甚麼地方嗎？

——知道呀，那個主教說。

——耶穌上帝有靈！她說。我剛纔不知道牠到甚麼地方去了。

主教剛在花壇脚下拾起那隻籃子，把牠送給馬格陸爾夫人。

——籃子在此地。

——怎樣？她說。裏面一點東西也沒有！銀器呢？

——呀！那個主教回答說。您原來是問銀器嗎？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

——大哉！好上帝！給人偷去了！就是昨天夜裏的那個人偷了的！

一轉瞬間，馬格陸爾夫人已經用了燥性老人的全部敏捷，跑到祈禱室裏，穿進壁廂，又回到主教那兒。主教正彎下腰去，悼惜一株被籃子壓折了的秋海棠。聽了馬格陸爾夫人的叫聲，他又立了起來。

——我的主教，那個人已經走了！銀器偷去了！

一面嚷着，她的眼睛落在圍子的一隻角上，看得越趨的痕跡。牆上的木條被踏去了一根。

——看呵！他是從那兒逃走的。他跳進了車網巷！呀！可恥的東西！他把我們的銀器偷去了！

那個主教停了一會兒不响，隨後張開他莊嚴的眼睛，柔聲地向馬格陸爾夫人說：

——根本說來，那些銀器難道是我們的嗎？

馬格陸爾夫人不知所對。又是一陣寂靜，隨後那個主教繼續說：

——馬格陸爾夫人，我逆取了那些銀器已經許久了。牠是屬於窮人們的。那個人是甚麼東西呢？當然是一個窮人了。

——咳！耶穌！馬格陸爾夫人又說。這不是爲我也不是爲小姐。我們是沒有關係。但是我是爲我的主教着想呀。我的主教現在用甚麼東西盛飯食呢？

那個主教顯出一副驚奇的神氣，聽着她。

——呀！怎樣講！我們不是有錫器麼？

馬格陸爾夫人聳了一下肩。

——錫器有氣味。

——那末，鐵器也可以。

馬格陸爾夫人做出一種怪樣子。

——鐵器有一股味道。

——那末，那個主教說，用木器。

過了一會，他坐在昨晚常華尙坐過的那張桌子邊上用早餐。卜福汝主教一面吃，一面快樂地叫他的那個不開口的妹妹和咕嚕的馬格陸爾夫人注意：他把一塊麵包浸在牛乳裏，連木匙和木叉都用不着。

——真是妙不可言，馬格陸爾夫人踱來踱去地自言自語說道，招待一個那樣的人，並且讓他睡在自己的旁邊！而他祇偷了一點東西呀！我的上帝！想來都叫人寒毛直豎。

正在兄妹要離開桌子的時候，一個人敲着門。

——請進，那個主教說。

那扇門開了。一羣奇異，貌惡的人立在門洞邊。三個人拿着第四個人的衣領。那三個人是警察；一個就是常華尙。

一個警察隊長，彷彿是率領那羣人的，立在門邊。他進來，行了一個軍禮，向主教走去。

——我的主教……他說。

常華尙起初好像是憂鬱頹喪的，聽了這個名稱，忽然擡起頭來，露出大吃驚的神氣。

——我的主教！他低聲地說。那末，他不是本堂牧師了……

——不準開口！一個警察說。這是主教先生。

但是卜福汝主教儘他的高年所允許的急捷走近來。

——呀！您來了！他望着常華尙，喊道，我真高興看見您。但是！那一對蠟燭臺，我也送給您了，牠們和其餘的東西都一樣是銀子的，您可以變賣二百法郎。您爲甚麼沒有把牠和那些食具一同帶去呢？

常華尙睜開眼睛，瞧着那個年高可敬的主教，他的面色，絕沒有一種人類的文字可以表得出。

——我的主教，那個警察隊長說，難道這個人所說的話是真的嗎？我們碰了他。他走着路，好像一個潛逃的人。我們就把他拿了下來看看。他拿着這些銀器……

——他還向你們說過，那個主教笑容滿面地揮嘴說，這些銀器是一個牧師老頭兒給他的，並且他在他的家裏宿了一夜麼？我知道這回事。你們又把他帶回到此地嗎？你們弄錯了呢。

——既是這樣，那個隊長又說，我們可以放他走嗎？

——自然，那個主教回答說。

那些警察釋放了常華尙，他向後退了幾步。

——你們真地讓我走嗎？他說，彷彿是在夢中，字音幾乎沒有吐清楚。

——是的，我們讓你走，你是鬍子嗎？一個警察說。

——我的朋友，那個主教又說，您在走以先，不妨把您的一對燭臺拿去。

他走到壁爐邊，拿了那兩支銀燭臺，送給常華尙。那兩個婦人沒有說一個字，做一個樣子，露一點神氣去阻擾主教，她們瞧着他舉動。

常華尙全身發着抖。他機械似地拿了那兩支燭臺，不知所措。

——現在，那個主教說，您可以放心走。——呀！還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來的時候，不必走圍

裏。您隨時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門出進。白天和夜裏，牠都祇有一只活門關着。

於是他轉過去朝着那些警察：

——諸君，你們可以走吧。

那些警察走了。

常華尙此刻好像一個要昏去的人。

那個主教走近他的身旁，低聲地向他說：

——不要忘記，永遠不要忘記您允許了我；您拿了這些銀子，是爲着去做誠實人的使用的。

常華尙絕對記不起來他允許了甚麼話，呆着不能開口。主教在說那些話的時候，着實加了力

量。他又鎮重地說：

——常華尙，我的兄弟，您現在已經不是罪惡裏面的人了，您是在善的一面了。我買的是您的

心靈；我把牠從黑暗的思想和頹壞的精神裏面救出來，再交給上帝。

十三 小隋衛

常華尙逃也似地走出了城。他在田畝中間倉忙的亂走，不問大路或小道，遇着就走，也不覺得他老是在原地方轉着。他這樣瞎穿了一早晨，沒有吃東西，也不覺得餓。他被一團新的感觸所控住。他覺得自己怒不可遏，又不知道怒爲誰發。他不能說出他所受的是感動或是侮辱。有時他覺得心裏有一種奇怪的柔和滋味，他卻和牠抗拒，拿他過去二十年中矢志酷薄的心情來抵制。這種情形使他心勞力屈。使他受苦的那種非理早已使他定心爲惡，現在他卻覺得這種決心搖搖不定了。他問着自己：甚麼志願將替換那種爲惡的決心？有時，他真以爲假使事情不這樣經過，仍舊和警察相處在牢獄裏，他也許還歡喜些；他的內心可以少有一點衝動。雖然是在歲暮，在他奔走穿插的荆棘中，還有一二朵晚開的花，牠們的香味使他想到不少幼時的回憶。這些回憶對於他幾乎是不堪追想的，他已經有那麼多年不去想了。

許多不可索解的思念就鎮日地這樣堆積在他的心裏。

正是太陽西沈，把地面上最小的石子都照出長影的時候，常華尙坐在一片完全荒漠，作赭色的平原中的一叢荆棘後面。在遠處，祇有阿爾帕山，連遠村的鐘樓尖也沒有。常華尙離開狄涅大致的

三「里而」了。在隔開荆棘幾步的地方，便是一條橫截平原的小路。

他正在胡思亂想，覺得自己這樣襤褸的衣服，假使碰見了人，是何等不堪的時候，聽見了一陣快樂的聲音。

他轉過頭去，看見一個十歲左右的通煙囪的沙華孩子從那條小路走來，口裏唱着，腰間一只搖琴，背上一只土撥鼠的匣子；這是那些遊行四鄉，從袴子的窟窿裏露出膝頭，並且是和氣快樂的孩子們中的一個。

那個孩子時常一面唱，一面停下來，拿着手中的幾個錢幣，做「捉骨子戲」，那也許是他所有的財產。在這些錢幣裏，有一個值四十銅元的錢。

那個孩子在那叢荆棘的旁邊停下來，沒有看見常華尙，把他的一把錢拋起來，每次都頗靈敏地全數接在手背上。

這一次他那個值四十銅元的錢幣落了空，向那叢荆棘滾去，直到常華尙的腳邊。

常華尙把腳踏在上面。

但是那個孩子的眼睛早隨着那個錢，並且看見常華尙把腳踏在上面。

他一點也不驚懼，直向那個人走來。

那裏是一個竟不見人的地方。在目光所能及的範圍以內，絕沒有一個人。在平原和小徑裏，他們祇聽見一羣過路的飛鳥，穿過天空的極高處，所發出的微弱的鳴聲。日光把那個孩子的頭髮照得金絲縷縷，又用血色的光把常華尙凶悍的臉兒照成青紫色；那個孩子背朝着太陽。

——先生，那個沙華孩子用蒙昧和天真所合成的孩提的赤心說，我的錢呢？

——你叫甚麼名字？常華尙說。

——小隋衛先生。

——滾，常華尙說。

——先生，那個孩子又說，請您把我的錢還我吧。

常華尙把頭低下去，不應。

那個孩子再來：

——我的錢，先生！

常華尙的目光釘住在地上。

——我的錢！那個孩子喊着說，我的白錢！我的銀錢！

常華尙好像全沒有聽見似的。那個孩子抓住他布衫的衣領，搖着他。同時他又使勁想把壓在他寶貝上面的那鐵釘鞋移開。

——我要我的錢！我要我四十銅子的錢！

那個孩子哭起來了。常華尙擡起頭來，仍舊坐着不動。他的目光搖動了，望着那個孩子，吃着一驚似地，隨後，他伸手到攔棍子的地方，大聲喊道：——誰在那兒？

——是我，先生，那個孩子回答說。小隋衝我！我請您把我的四十銅子還我！把您的腳拿開，先生，求求您！

他雖然年幼，也動怒了，幾乎帶恐怖的神氣：

——呀！您究竟拿開不拿開您的腳呵？快拿開您的腳！

——呀！仍舊是你這個東西！常華尚說。隨後，忽然立了起來。腳始終壓在銀幣的上面，他接着說：
——你究竟走不走！

那個被駭的孩子望着他，繼而從頭至腳抖起來了，發了一會呆，逃了，竭力地跑，不敢回頭，也不敢叫。

但是跑了一程之後，他因氣急，停下來了。常華尚在他紊亂的思潮裏，聽着他墮泣。

過了一會，那個孩子不見了。太陽也落下去了。

黑暗漸漸籠着常華尚的四周。他整天沒有吃東西；他也許發炎熱。

他仍舊立着，自從那個孩子逃了之後，他沒有變他的姿勢。他的呼吸用長短不齊的間隔起伏他的胸部。他的目光釘住在他前面十步或十二步的地方，彷彿專心致志地在研究草中的一塊碎藍瓷的形狀。忽然，他顫了一下；到此刻他纔覺到夜寒。

他重行把他的小帽緊緊地壓在額頭上，機械地想把他的布衫拿攏扣上，走了一步，彎下腰到地上拾起他的棍子。

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那個值四十銅子的錢幣，他的腳已經把牠半埋在土中了，牠在石子上耀着。

這一下好像是電擊似的。——那是甚麼東西？他咬緊牙齒說。他向後退了三步，停下來，不能夠把他的視線從剛纔他的腳所踏着那一點移開：那一點在黑暗裏顯耀的東西，彷彿是一隻張開釘着他的眼睛。

過了幾分鐘，他慌忙地跳到那個銀幣的地方，抓住牠，立起身來，向平原的遠處望去，好像一隻驚弓的猛獸尋棲宿的地方，立着發顫，向天邊的四處張望着。

他一點東西也不看見。黑夜臨頭了，平原是冷冽而朦朧的。紫色的濃霧在黃昏的微光裏蒸騰。他說一聲：「呀！」急忙向那個孩子逃匿的方向走去。大致走了一百步之後，他停下來，向前望着一點東西也看不見。

於是他竭力地喊：小隋衛！小隋衛！
他停住口，聽着。

沒有回音。

那個田野是荒涼愁慘的。四周全是曠地。除開他望不穿的黑影和叫不破的寂靜，一無所有。

一陣清冽削骨的北風吹來，使他四周的東西都呈一種悲慘的現象。樹叢搖着牠們瘦弱的枝葉，撼震頻迫，出人意料。牠們好像是在恐嚇追逐一個人似的。

他又走起來，隨着又跑，又常常停下來，在這荒涼之中呼號着，他聲音的淒楚可怕，無以復加了：

小隋衛！小隋衛！

如果那個孩子聽見了，他一定會害怕，好好地躲起來。但是那個孩子毫無疑義地已經很遠了。他碰了一個騎着馬的牧師。他走到他那裏去，向他說：

——牧師先生，您看見一個孩子走過去嗎？

——我沒有看見，那個牧師說。

——一個叫小隋衛的嗎？

——我沒有看見一個人。

他從他的皮囊裏取出兩枚五法郎的錢，交給那個牧師。

——牧師先生，這是給您的窮人的。——牧師先生，他是一個十歲左右，有一隻土撥鼠，我想，和一把搖琴的小孩子。他走了過去。就是那些沙華孩子們中間的一個，您懂了嗎？

——我完全沒有看見。

——小陪衛他不是這村子裏的嗎？您能告訴我嗎？

——如果他是像您那麼說的，我的朋友，他就是一個外鄉孩子了。他們在此地經過，我們不認識他們。

常華尙又另外拿了兩個五法郎的錢幣，交給那個牧師。

——給您的窮人，他說。

隨後他又迷亂地說：

——教士先生，您去叫人來捉我吧。我是一個賊。

那個牧師雙腳刺着馬，魂飛天外似地逃了。

常華尙又朝着他起初所取的那個方面跑去。

他這樣走了許多路，探望，呼喚，叫號，但是再也沒有碰見人。他在平原裏，看見有一點東西，好像是睡下或蹲着的，他就跑過去，這樣有兩三次：他所見的祇是一些平地生着的草叢和石塊。到後來，在一個三條小徑交叉的地方，他停了下來。月亮出來了。他把他的視線達到遠處，作最後一次的呼喚；小隋衛！小隋衛！小隋衛！他的呼聲在迷霧裏消沈了，連應聲也沒有。他還喃喃地唸着：小隋衛！但是聲音微弱，幾乎是沒有字音的。這是他最後的精神；他的膝彎忽然折了下來，彷彿有一種無形的威力用他黑良心的重量突然壓倒了他似地；他精疲力竭，倒在一塊大石頭上；兩隻手在頭髮裏捏着拳頭，面孔躲在兩隻膝頭的中間；他喊着說：我是一個賤胚！

於是他的心碎了，他哭了出來。十九年以來，這是他第一次流淚。

常華尙從主教家裏出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看過，他完全沒有以前的那種思想了。他一時還不能夠分辨自己的心情。他對於那個老人的仁言懿行還強自抗拒。「您允許了我做誠實人。我買了你的心靈。我把牠從污穢的精神裏救出來，又把牠交給慈悲的上帝。」這些話不停地回到他的腦

子裏來。他因自己的傲性而抗拒那種天人的寬宥，傲性在我們的心裏，好像是罪惡壁壘。他恍惚覺得：那個牧師的赦免是一種最大的迫擊和最凶猛的進攻，他至今還爲牠所撼動，如果他抵拒這次的宏恩，他就會永遠流爲心地酷薄的人；如果他屈服，他就應當拋棄多年以來他人的行動在他的心靈裏所充塞着的，並且是他所好的那種仇恨；這一次是他勝敗的關頭；這種掙扎，操着全盤勝負的激烈掙扎，已經在他自己的凶惡和那個人的慈善兩方面的中間開釐了。

他醉人似地走去，心裏有這樣一點微光。當他這樣日光恂恂，前進的時候，他對於這次在狄涅的遭遇所能給他的結果上面，是否有一種透澈的覺悟呢？在人生的某些時刻，常有一種神祕的微音來警覺或攪擾我們的精神，他是否聽見了這種神祕的微音呢？是否有一種聲音在他的耳邊說：他正經過他生命中最嚴重的一刻，他已經沒有中立的餘地，此後如果不做最好的人就會做最惡的人，我們可以說，現在他應當爬得比主教更高，或落到比罪犯更低的地方，如果他情願爲善，就應當做天使，仍舊爲惡，就一定做惡魔嗎？

在此地我們應當再向自己發我們曾經在別處發過的問題，凡此一切在他腦子裏留下了一

種朦朧的影子嗎？固然，我們說過，艱苦可以供心智的鍛鍊；但是常華尙是否能够分析我們在此地所說明的一切，卻是一種疑問。如果他得了這些思想，他也祇能半明半昧地看見，而不能夠看清楚；並且這些思想徒然使他墮入一種難堪，幾乎苦痛的煩擾裏。從我們所稱爲牢獄的那種畸形而黑暗的東西裏面出來以後，那個主教傷了他的心靈，正如一種太強的光傷了他那雙剛從黑地裏出來的眼睛一樣。將來的那種生活，那種可能的生活，從此純潔燦爛，獻到他的面前，使他戰慄而煩惑。他實在已經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正如一隻驟然看見日出的梟鳥，這個罪犯因見美德而目眩，彷彿失明。

毫無疑問而他自己也相信的一點，就是他已经不是從前那個人，因爲他的心完全變了，他已经不能再置主教的教誨和感化於不顧。

在這樣的精神狀況下面，他碰見了小階衛，並且搶了他的四十銅子，爲甚麼呢？他一定不能够說明；難道這是他從監牢裏帶出來的那種惡念的最後影響，彷彿是臨終的振作，衝動的餘力，在力學裏面，我們所稱爲「慣力」的結果嗎？就是那個。並且也許比那個還要少些。我們簡單地說，搶東

西的人並不是他；因習慣，因本能，強硬地把腳踏在那個錢上面的不是那個人，祇是那個獸；他的心智卻正在如許新奇的煩惱裏面忐忑。等到心智清醒了，看見那種獸類的行爲，常華尙纔感覺心痛，向後退去，並且發了一種駭怪的叫號。

因爲搶了那個孩子的錢，他就做了一樁他已經做不下手的事情，這種現相是新奇的，並且祇有在他所處的那種地位上纔是可能的。

無論如何，這次最後的惡劣行爲對於他有了一種固定的效果。他突然衝出了他心智裏的漆黑一團，並且把牠消散了；把濃厚的陰翳攔在一邊，把光明攔在又一邊；在牠所處的那種情形下面，對於他的心靈發生作用，正如某些化學反應體在一種雜亂的混合物裏發生作用，使一種原質成沈澱，使另外一種溶液似地。

在最初的時候，還在自行檢察和思慮以先，他正如一個想逃命的人，失了主張，要找出那個孩子來，把錢還給他；隨後，他知道了那是無結果的，並且是不可能的，他纔悵惘地停了下來。正在他喊說：我是一個賤胚的時候，他纔知道他自己是一怎樣的人，他已經是在脫化了的地方，彷彿他祇是一

個靈魂，那個有肉有骨，手裏拿着棍，腰間圍着布衫，背上揹着滿盛賊物的皮囊，面目果決而憂鬱。腦子充滿着卑劣的陰謀，相貌猙獰的常華尙卻在他的前面。

痛苦的過分，我們已經注意過，使他成了一個多幻像的人。這就好像是一個幻像。他確實看見常華尙，那副凶惡面孔，在他的前面。他幾乎是在問自己那個人是誰的時候，並且爲之震驚。

他的腦子正是在一個激烈而又安靜到可怕，幻想之深，可以消滅實際的時候。他已經不能看見他四周的東西，他卻彷彿在他的體外看見他腦子裏的人物。

我們可以說，他面面相覷地望着自己，並且同時，穿過這種幻景，在神妙的遠處，他看見一點光明，起初他還以爲是火炬。再仔細去看在他良心裏顯着的那一點光明，他知道了牠具有人形，那支火炬就是主教。

他的良心重三復四地研究這樣立在他前面的那兩個人，主教和常華尙。要克服第二個就非第一個不可。由於這種癡望所特具的一種奇怪的效力，他的幻想愈是深長，那個主教就愈長大，愈在他的眼前顯得光輝四散，常華尙卻漸漸縮小，以至消滅。在某個時候，他祇是一個影子。忽然他失

蹤了。祇有那個主教還留着。

他把燦爛的光輝充溢着這個可憐人的心靈。

常華向哭了許久，流着熱淚，痛不成聲，比較婦人更柔弱，比較小孩子更怯懦。

正在他哭的時候，光明漸漸地在他的腦子裏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光，同時可愛又可怕的光。他已往的生活，最初的過犯，長期的贖刑，外表的強頑，內心的酷薄，因如許報恨的計謀而快樂的釋放，在主教家裏所遇見的事，他最後所做的事，搶劫孩童四十銅子的案子既發生在主教的宥免以後，更加是一種無恥和非人的罪惡，凡此種種都回到他的腦子裏來，顯得明明白白，但是在他生平所未見過的一種光亮裏。他望着他的生活，牠是可怕的，他是心靈，牠是不堪問的。但是在這種生活和心靈的上面有一片和靜的光。他好像在天堂的光裏看見了撒旦。

他這樣地哭了多少鐘頭呢？哭了以後，他做甚麼事情呢？他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永遠沒有人知道。有一件事情似乎已經證明了：就是在那天晚上，一個車夫，當時駕着格蘭羅卜路線上的車子，早晨三點鐘的左右，到了狄涅，經過主教院街的時候，看見一個人在下福汝主教的門前，黑地裏，跪在

可憐的人 二

石路上，狀似祈禱。